



老峯集  
樂

疏

~ 16  
2372  
2





2372  
卷6-2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疏劄

辭校理仍請還收俞撤安置之命疏

辭校理兼陳所懷疏

辭職陳戒疏

辭校理疏

代太學儒生請先修聖廟退行科舉疏

因灾異請開言路疏

應旨疏

因批旨未安辭職疏

老峯先生文集卷三目錄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玉堂論書院劄

行殿劄子

請於停講日進故事疏

請百官喪服遵用古劄疏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劄

辭校理仍請還收俞撤安置之命疏

伏以臣本以弱質累經危疾沉痾多年氣血虛損其在常時未有一日寧意且於壬辰歲夏重患半身不遂之症幾死董甦自此當暑必復至于近日感風猝發從左一邊目翳耳痛臂攣而脚縮頭眩而頰緩種種諸症顯有再中之候苟不及今治攝漸至苦篤則終必無救於死臣之情勢寧不矜愍况臣邇者遭彈而不斥被引而免罪俱出於 聖上聰察之明曠蕩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玉堂論書院劄

行殿劄子

請於停講日進故事疏

請百官喪服遵用古劄疏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劄

辭校理仍請還收俞撤安置之命疏



伏以臣本以弱質累經危疾沉痾多年氣血虛損其在常時未有一日寧意且於壬辰歲夏重患半身不遂之症幾死董甦自此當暑必復至于近日感風猝發從左一邊目翳耳痛臂攣而脚縮頭眩而頰緩種種諸症顯有再中之候苟不及今治攝漸至苦篤則終必無救於死臣之情勢寧不矜愍况臣邇者遭彈而不斥被引而免罪俱出於 聖上聰察之明曠蕩





之典在臣微忱感激難報而揆之名義亦豈不傷於  
庶而愧於心乎伏乞 聖慈哀憐矜察特賜適免俾  
臣得以養病守分終荷 天地生成之德不勝幸甚  
仍念臣有區區所懷思欲一近 清光仰聞 天聰  
而不欲煩諸章奏今適不幸有疾深恐委頓支離久  
阻 天陛耿耿此心無以自達茲敢略具文字以應  
聖上求言之旨以暴微臣必達之誠更願 殿下赦  
其罪而察其忠焉臣竊念今者人心不淑變恠旁生  
以至誣及於 王室至親朝廷重巨而 殿下明燭  
赫怒決之以一言不但一時臣民之所欽服也求之

前史亦所未聞也嗚呼自古人君之患莫大於猜忌  
而亡國敗家恒由於斯今我 殿下明聖夬斷有若  
乎此何患乎流言何憂乎讒間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之小人也然獨俞撤之事不免為 聖心之所疑  
雷霆之發萬旬之壓有不暇恤國體而原人情者至  
於煩刑吏極箠扑而終寘逐之朝野駭顧羣情驚惑  
皆莫知所出臣愚竊惟 殿下於此固有所以深怒  
者而第其間恐有所未盡察耳夫處危疑之際息浮  
訛之言宜莫如靜以鎮之而朝家處置已了之後撤  
乃再舉柳道三妄發之罪以為聽聞紛紜之端則宜



殿下之怒其言而疑其心也然撤所啓卽前日憲府之論耳徒見其煩複做錯之失未著其行凶網打之迹而遽斥之以鬼色億之以邪惡治之以大慈不造請室不詢廷議朝升前席夕纏桁楚卒施之以四凶之律使國體虧損而遠近駭慄則豈不為聖明之過舉也哉自古小人得售其計者必因人主之蔽處今殿下旣燭之無遺決之無留雖使懷奸邪之計果何因而求售哉小人之情善能窺測撤果有意於窺測必不肯為此也明矣臣與撤無素實不知其人腸曲如何而若謂之今日之事有網打之計則決

知其理之不然也苟殿下詳緩審察乎此而撤果次第售計顯有網打之舉則殿下與國人共戮于市而棄之可也夫誰曰過乎今但因渠妄舉旣停之論而斷之以行兇之跡治之以誅凶之律則羣情之驚惑不亦宜乎孔子曰居上以寬又曰聽訟之道在於寬寬之道歸於察臣謂不但聽訟然也事莫不然凡事急則不能察不能察則失其情失其情則不惟當罪者或寬也有罪者亦得倖免矣臣恐今日之事欠於寬而未及歸於察也書曰罪疑惟輕夫所謂罪疑者跡或是而心則非也執其跡而致之以罪猶且



不為况於跡未著而罪不明者乎宋臣司馬光之為  
講官也神宗謂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  
安得不黜有言韓琦欲興晉陽之甲者豈非讒說殄  
行也光乃救解之嗚呼以訛言動撓藩鎮大臣豈是  
小事而神宗但欲黜之而已而光又解之古之明君  
賢佐不欲輕罪臺諫者豈直為臺臣地也哉且臣聞  
當撤之鞫問也 殿下又問其同謀之人嗚呼今日  
在廷臣隣平日持身處事抑皆不得見信於 君父  
乎不然必是色目之分朋黨之稱混雜紛錯慣習成  
風已被 明主之疑而尤不能釋然於此也然念訛

言之行已半年之幾則聞之者非不熟矣日月非不  
多矣而卒無以此聞之於 殿下者豈不以欲使訛  
言自止而不欲煩於朝廷耶初既不欲發而今欲謀  
之於已決之後則不復論以義理只以小人善為利  
害計者言之必不為也况撤也以宰列之人居諫長  
之職非是奔走聽人論議之末者而乃又不詢於其  
僚率爾陳啓於筵中其間事狀固無餘情而至問其  
同其謀者得無疑之太過乎嗚呼朝廷之上大小協  
恭氣象和平豈非 君臣上下之所共願歟今緣一  
撤之妄言 嚴旨累降舉朝震懼情意阻隔光景不



佳斯亦國家之大不幸而時事之大可憂者也伏願  
殿下平心靜察徐究事理益廣 聖聰夫去疑阻還  
俞撤安置之命以示曠蕩之德則國家幸甚臣以微  
末猥蒙殊遇感激 天眷思欲一死為報今若畏威  
拱默有懷不言實負 聖上臣不忍為此也臣愚不  
識忌諱敢冒萬死言之 殿下如以臣為撤游辭以  
罔朝廷則臣請伏斧鉞之誅以謝四方臣無任激切  
惶隕之至

貼黃

臣於疏成之後伏讀憲府劄子之

批充不勝慨

然於中今日玉堂諸臣雖萬萬無狀豈忍言之於  
俞撤而諱之於 聖明之前憲府諸臣又豈忍黨  
護一俞撤而懷奸飾辭歸惡名於 君父乎今日  
諸臣之見疑於 殿下至此者固莫非諸臣之自  
取臣竊恐 殿下之待諸臣亦太薄也 殿下若  
果以為然則臣是玉堂諸臣之一而其黨私罪人  
厚負 君父臣又與憲府無異乞先伏誅以為人  
臣懷姦黨邪不忠負上者之戒臣既欲為一言於  
明主之前有不敢畏罪自匿懷情不發并此披陳  
誠無任震怖埃罪之至

答曰皆疏具悉爾何過慮至此憲府劄批亦非發罪



之意也爾其  
勿辭察職

辭校理無陳所懷疏

伏以臣病劇情迫冒控辭章自知僭猥恭俟譴免過蒙優恩至許調理臣誠感戴益增惶感揆以分義宜不敢更有煩瀆而第臣所患實非朝夕猝發之疾沉痾已久羸瘁亦甚乘虛再發半身偏痿浸成不遂之症作一癢癢之人撫躬憐悼只宜任命而惟是職事未解虛帶官銜既無旬月速瘳之望坐速癯曠越分之罪愧慄悶縮日夕不安茲敢不避嚴誅再伸危懇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速臣職俾臣得便養病終

荷 天地生成之恩不勝幸甚仍念臣疾病垂危精神昏錯有不暇復及他說而區區願忠之誠有一欲聞於 聖聰者請得以言之臣伏聞頃者進善權認承召赴闕 聖上卽命引對誠希世盛舉也瞻聆所及孰不以為今日 君臣將相與有為也俄聞權認呈單控辭已出郊圻若復伊人從此還鄉而遠者既未之致來者又不得留則曾 聖上側席行待半歲催召之至意果安在哉而豈不重為瞻聆之所笑也哉實恐 殿下未及知認之已出故耳夫豈一見其人而遽為厭薄而然也更願 聖上留意焉近故判



中樞府事金集斯文宿儒國家耆德而抑 殿下平  
日之所嘗優禮而敬待者也死生之際古禮所重吊  
葬之典褒榮所存遠居鄉邑縱未及問言於在病之  
日追舉哀章倘復有推恩於送死之時則豈非 聖  
朝優賢待舊終始無替之義事而亦可以聳動章甫  
知所以師宗矣伏願 聖明留意焉臣既昧冒略陳  
所懷而氣乏眩發語無倫序臣尤無任惶懼俟罪之  
至

辭職陳戒疏

伏以臣病劇情迫控章冒瀆僭越之罪實合萬殞

聖慈寬容得逭譴罰乃蒙 恩旨許臣調理察職感  
激失措圖報無路第臣本以孱弱之質嬰此沉痾之  
疾羸瘁已極中氣寢微一日之內悶然欲絕者數病  
久症變脹又兼發臍腹之間彭滿如鼓喘息煩促食  
飲噎滯數日以來益就危蒲方在死生之關實無供  
仕之路不得不再陳情懇干冒 宸嚴伏乞 聖明  
哀憐矜察亟遣臣職俾便療病之計獲荷生成之  
恩不勝幸甚臣於病伏瀆死之中得聞朝廷方更議  
營造 慈殿奉御之所臣愚竊以為今春 聖上命  
寢此役蓋為敬天戒也在朝相賀以謂 殿下抑事



親之情而嚴畏天之誠有若是也四方傳聞舉欣欣然相告曰吾王之懼灾敬天能若是也猶 殿下歎然不居乃諭之曰是惟敬天之一節亦何足多當其時臣實不料 殿下之復興此役於數月之後也嗚呼人主居於億兆之上所畏者惟天惟天降監于人主之一心示以休咎之微而警動之是故天人之際可畏而殃慶之至以類萌於方寸之微而應如影響之捷禍福灾祥惟其所召自古人主孰有畏天而不興慢天而不亡者乎乃者臣知 殿下前日之寢後實是畏天之心則今日之興後豈非所謂慢天之漸

乎天變之出固未必崇乎此役之興天變之消亦未必賴乎此役之罷而然其所以罷之者乃所以畏天之道也其所以興之者乃所以慢天之道也安知夫聽卑之天降監于一罷一興之間而為之喜怒也哉匹夫私交猶且重其然諾况乎為人君而輕失信於天哉昔則曰是惟敬天之一節今則並與其一節而壞了烏在其所以敬之之意也上天至嚴有不可忽視而累試之也噫自春以來變異沓臻水旱備極至于近日都城之下民有漂沒而四方之報告灾相續其為非福祥之兆章章明矣惟內外臣民之所仰望



者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與天合德消弭災沴漸底  
治平則正是 殿下益加寅畏不敢荒寧之時豈意  
便萌慢忽之意自貽咎悔之至哉臣仰念 聖心必  
以為居九重之廣享一國之富而其於 溫清承奉  
之間有不得盡吾誠意是亦聖人所謂儉其親者也  
此誠大小臣民所可先意將順之不暇者而第今灾  
異未熄興役非時隨勢從宜方合於理情有所或屈  
義有所相參天之示警既如彼則 殿下之敬天當  
以實傳曰人君父事天毋事地願 殿下不以所以  
事 慈殿者事天乎矧今材木器用之取徵於遠方

者既令停罷乎春而又復督索於秋凡諸經濟而朽  
弊者又從而新斂之則其所以增下民之怨而為朝  
家事體之顛倒者亦如何哉方春之始役猶為一失  
而已耳及今而再舉則為失滋多豈以 殿下之明  
聖既能 聰斷於前而不能審思於後耶苟 殿下  
虧改成命仍復經始則 殿下所以敬天者為如何  
哉上天所以降監者為如何哉 朝臣之相賀者今  
如何哉四方之傳聞者又如何哉其所以累 殿下  
之心德而不相掩於前後者益復如何哉如是而  
殿下必欲強而行之成 聖躬之過而為 慈殿之



奉則亦恐 慈殿不得安於心而反有歎於 聖上  
承奉之衷意也伏乞 聖上平心靜察反覆思度懋  
盡誠於天而毋失信於民千萬幸甚臣又聞仁慶浴  
井 駕幸卜日竊念頃歲閭巷浮訛之言尚有傳其  
聲樂游宴之娛則前事可戒而君子亦有遠嫌之道  
且乞 聖上申飭有司嚴禁雜人如諸官家婢從等  
輩一切無得出入以息訛言以絕閭巷之竊議尤不  
勝大幸臣病劇垂危萬念俱灰而惟此愛 君一心  
耿耿不已敢冒萬死披陳所懷更願 聖上垂憐諒  
察焉臣無任惶惧屏營之至

辭校理疏

伏以臣賤疾危薦忝然沉頓者今已數月恤恤有生  
死之憂頃忝本職累疏懇免者蓋出於情勢之悶迫  
不意茲者新命又及於旬月之內仰戴隆眷感激難  
勝第臣所患已久元氣日敗益不能與病為敵種種  
危症交侵迭作顯有難支之勢實無拜命供職之路  
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遫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  
甚仍念臣久侍經帷深蒙恩遇徒有犬馬之誠恒思  
萬一之報而才識甚劣涓埃無效仰惧俯慚莫知死  
所今又不幸有疾積月未瘳若復轉劇終成瘖廢則



此心耿耿將無以自白於天地之間寧不悲哉臣竊  
惟當今之事憂虞多端禍亂有象此誠婦人孺子之  
所共談而抑臣必欲一言于 殿下者有之亦曰天  
命人心而已耳天命難謀惟觀於休咎之徵人心難  
恃惟察乎向背之情仰觀天象則災變之作未有甚  
於今日俯察人情則愁怨之興亦未有甚於今日臣  
雖未知有何禍亂已萌於冥冥之中而其非為吉祥  
之兆則灼然可見矣諺曰當局者迷今日 君臣上  
下孰不知今日之為可憂而猶且悠悠泛泛度日踰  
月者實不知為真可憂者矣若使太史書之簡策而

後世見之則姑舍去年以前諸異只從今年元月以  
後變恠之出曷嘗有時月之已而凡所以敬天而恤  
民者果幾事哉至于近日而西南之變尤酷矣 聖  
廟之頽覆已是數百年未聞之事而大電如斗乃見  
於漢末衰亂之世後不累出於前史之記異此其為  
災大矣况復海防漂敗之報命吏溺沒之說有足驚  
駭而六七戰舡又莫知去處一舡所載數不下百若  
盡滄溺於海洋之中則累百赤子之死應被 聖上  
當子之慟而見其類之死哀鳴而駭動者鳥獸猶然  
則南徼之民亦必騷然而不安其業矣又何忍孤兒



寡妻之招呼叫哭於水邊荒蒞之際耶設又不沒於海而漂泊於南北之隣國則彼見其具兵載糧一朝遠至莫識其由内生疑恠必欲致詰相爭臣之妄慮實無所不至也噫上焉而天變孔棘下焉而飢荒相迫仍之以舟師漂喪或隣國生釁則其能安保國家而無可憂乎矧今早霜損穀寒雨成霖歲功愆期民事益感天之示警若是昭昭而竊覲朝廷舉措方務豐亨豫大之樂而不見恐懼戒飭之舉臣實未知此何景也一朝上天赫威震怒易其仁愛之心降以危亂之禍則雖欲致誠盡意以冀感動終恐邈然難回

而有無及之悔也言之至此可為流涕而痛哭也嗚呼有象必有驗乃理之常而其驗之應或在於時月之速或在於十年之後有難姑息於目前僥倖於將來而要其禍福轉移之幾則只在於人主之一心惟我 殿下可不敬哉可不戒哉然而敬戒之心人孰無之而又必守之固持之久而後方可以享於中而格乎上苟或續斷於時月之間將何能弭禳於十年之後乎此商宗周王之所以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終致中興之盛者也伏乞 聖上益修嚴畏之德懋從節約之道先謹 聖躬敕厲羣下以思所以格天



心慰民情之方不勝大幸臣受恩感激報答無路輒  
忘僭猥又復妄陳更願 聖明憐其志而恕其罪焉  
臣病伏私室跡阻 天門無緣更登螭陛一披忱悃  
追思去春熙政敷奏前席之時尤無任瞻天望聖馳  
神懸情懇切涕泣之至

代太學儒生請先修聖廟退行科舉疏

伏以天災孔慘郡校頽覆其禍亦及於聖賢位牌聞  
之驚心直欲痛哭而不欲言也今日所可盡誠而致  
意者唯在於重新廟宇改安列位而已仄聞太常所  
送栗木尺度不足又命新斫待其乾正自經時月剡

斲制造宜致詳謹如或促迫少有差失既成之後或  
致木理反戾終欠精完則變禮之中尤有難處此固  
不可不審者也顧乃該曹唯以科試進退欲為相催  
之地是何道理是何舉措巨等竊痛之嗚呼國家之  
所以養士者無他道耳亦曰使之知尊慕先聖勉其  
禮義庶耻之節也今聖廟位牌遭此慘變而乃欲汲  
汲催成權安於講堂一邊開場以試章甫之流果安  
在於尊聖教士之風歟使諸生而粗曉義理必不肯  
赴舉使諸生而全無知識不耻求試則是國家道守之  
以爭名圖進之習而不復責以禮義庶耻之道也茲



豈非朝廷之失舉士林之大羞乎禮新宮火三日哭  
今日聖廟之變豈下於火災而殿下之所以尊事  
先聖者亦豈有間於宗廟乎然猶朝廷無遭變警  
動之心但令微末郎官往視其後了無誠意可以觀  
感於聽聞者臣等竊恐斯文從此而墜也臣等俱蒙  
菁莪之化得居首善之地瞻依宗仰之誠有不可自  
遏則其何敢熟視朝廷之失舉不為之一言於吾  
君之前哉伏乞 聖明特斷宸衷諭飭禮官別遣重  
臣以幹其事徐待廟宮告成位牌奉安然後更卜試  
日俾令朝家士林得無胥失之譏不勝幸甚

因災異請開言路疏 丁酉

臣於前月聞之村氓有云白虹貫日皆得目見臣始  
未之信俄得邸報伏而讀之果不虛矣前年有此異  
今年又有此異臣不敢知此何故耶日者衆陽之宗  
正月者一歲之元而滂沱之侵年年而若是其為災  
變之慘憂懼之深實未有極而竊聞朝廷之所以警  
動者大不如前年臣不欲歷舉枚陳而苟 殿下自  
省于內循察乎外則亦必知其有所不如矣前年之  
所警動者尚未知果能壓消其災乎冥冥之中與或  
否也而今又恬然而忽視之反不如前年之為循是



以往不思改圖今日不如昨日今年不如前年引至  
數年之後則必且有指以為祥而賀之者矣臣恐天  
心一絕統駕無所思之及此直欲痛哭而不可得也  
嗚呼太陽之不可有邪氣之干夫人皆知之有如鄉  
閭愚夫愚婦之微莫不驚走而駭傳則豈以我 殿  
下之明聖為一國之主居萬姓之上而獨不為之動  
心也哉如以為前歲無驗今不足畏則心之所忽即  
禍之所起實惟上天誘我 殿下之心使至於此而  
將剿絕我邦命尚何望哉嗚呼我 殿下豈有是哉  
臣决知 殿下之隱傷驚懼於中而特未及發之政

事號令之間耳臣久病神昏有不能為 殿下竭其  
所欲言者請以聽言一節仰助 殿下修省之道臣  
竊惟言路開閉為國治亂聖訓賢戒著經載史業已  
殿下之所知則臣不欲煩告而其孔子之言見於孝  
經者尤為明切其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此蓋  
甚言爭臣之能救其顛危而人君之不可不從諫也  
雖有爭臣諫而不從則龍逢比干之直果何救於桀  
紂之滅亾哉所謂七人五人之數非為取足於此也  
為人君而求助於人者豈不欲舉一國皆爭臣也夫



子姑約而言之而其數若非五七則亦無以救其失  
國與失天下云爾惟彼以一人而傲萬民能自聖而  
好自用不能容一士而受片言者非狂非昏而何此  
主德之所以莫惡於從諫也然念進言之道每欲其  
君之有善而無過故不頌其善而直舉其過勸其君  
之改之也聽之者見其臣之舉已過也或以為誹謗  
或以為怨訕或疑其揚惡或疑其凌慢或疑其沽名  
不惟不用其言又從而誅殺其身夫望其君之有眾  
善無一過豈非誠忠之至也而聽者怒之多方者蓋  
私意蔽而常情易惑也是以逆耳之喻出於經文如

使言之而順乎耳悅乎心則何難乎聽受惟其逆於  
耳拂於心故必求諸道而虛其襟然後可以察其心  
之忠知其言之直也其間雖有狂妄過激者亦因其  
人氣質之病而原其心則皆願忠者也豈有操愚以  
文之子持梁肉以餉其父少有濶步違級之失而遽  
疑其心之不愛其父也矧夫明良之會莫如虞夏之  
盛君臣之際宜無失中之言猶且曰無若丹朱傲曰  
無教逸欲是豈故為過激不近之語以侵切人主之  
身哉誠以理宜如此而不得不切戒也如使聽者自  
以為予豈若丹朱予豈教逸欲色怒心違不俞不拜



則亦傲且逸也何以成舜禹之德哉又其間雖有  
懷利沽名者惟當視其言之是非是則用之非則置  
之而已亦豈可疑人沽名而先自狹以拒人也昔田  
文書其門板曰有能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惜乎千古帝王之智乃不及於鷄鳴狗盜之雄耶  
嗚呼人之為善者必求直諫之友而聞其過惟恐其  
不聞其詳而不能盡改也是故改之不已至於無過  
人之為不善者必求便佞之輩而喜其諂惟恐其或  
舉已過而必欲自掩也是故掩之不已至於成惡其  
心皆出於愛身而一則聞之而自新一則掩之而自

蔽掩而益彰聞而益光究其所歸不啻千里此季路  
之所以喜聞而程子推之為百世師者也匹夫尚然  
而况於人辟乎惟願 聖上加之意焉臣既泛言若  
此請復以 聖上今日之過實之臣出外疏遯未聞  
近事而曾於前冬得之傳聞有云 聖上臨筵有教  
曰修理之不時予亦知之誠若廷臣之言者予有不  
得已焉如果信然則何 聖上不思之甚也臣聞孔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  
已矣繹之者曰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



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噫凡人之過皆出於不知不察苟或知之察之而猶不能捨則矣但為過而止哉漸於一事而成於百事萌於一念而累於百念臣實不憂修理之不時而憂 聖心之有蔽也臣又得之傳聞有云諫臣啓牘有及闕武之不可 聖上臨筵有教曰此必其兄之誘導也如果信然則何 聖言之有失也是將欲使諸臣父詔兄勉緘口結舌而皆不得出一言耶衰季人物鮮有氣節雖使人主優容導言尚恐讜言之難聞又况加以收司連坐之

律乎 殿下此言甚非國家之福也至如大臣劄批則致令域內臣民皆惶駭失色寧死而不欲聞又不可謂之失言而已也臣聞魯定公問一言而喪邦孔子對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噫 聖上之於臣隣也如有不平之心厭惡之言則時以無樂為君之意發之辭命而拒之使不敢開口何 聖言之失有近於孔子之所指乎臣實不憂聽納之不恢而憂 聖心之有累也嗚呼以此三者觀之今日天戒不可求之於杳漠難知之理細瑣事務之末而直可求之於 殿下方寸之



間念慮之微誠願 聖上深悔力克廓然澄清以立  
萬事之本以採衆言之善焉噫噫甚矣今日言路之  
閉也 殿下之所厭聞孰欲獻之 殿下之所深拒  
孰欲櫻之意諭色授人皆希旨計前筭後動思瞻顧  
至于災變荐臻危亡有象而猶未聞有正言直說規  
殿下之所失達羣情之所鬱而傳之四方使皆得以  
知朝廷有諍論之風 聖上有從諫之羨以為觀感  
係望之地也 只有二章劄出於左右之列欲以循  
故事塞官責而已則臣未敢知此固可以慰民情而  
答天心否也 又有甚至於蔑棄官責屏去故事而嘿

嘿焉其視時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此豈所以設  
官求諫之意乎 臣聞孟子之言曰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不敬莫大乎是今日 殿下之廷無爭臣直言矣  
亦豈所以敬 殿下者也 惟 殿下聽其婉媮康色  
受之不以為怒何 殿下自待之亦薄也 為國而使  
士言孫豈不殆哉亦願 殿下奮然而作惕然而警  
大開聰明振礪士氣盡收前日以言獲罪之臣以來  
四方之諫而通治道焉 臣受恩深厚報答無路不避  
病甚言悖之嫵敢陳區區血忱之發幸乞 聖上特  
賜鑑諒留中省覽不勝幸甚



應旨疏

伏以臣恭奉 聖旨懇惻丁寧其憂災責已之意足以感激臣民風動遠邇臣以無似久侍經帷雖其知識昏昧疾病沉痾不能推究天人探索奧微以答聖上求助之盛然其目前之所見平日之所蘊三思千慮欲以一陳於吾 君之前而未得其路者亦有之矣臣方忝近班欲待次對面陳不須煩諸文字又自歎日賤患尤甚兩脚浮腫復作委頓私室供職無期實恐轉入危劇精神昏亂終無以出一言報 聖恩茲敢作為疏章歷陳其槩第其所言有係變通如

蒙乙覽有可採擇下之廟堂以議可否或其狂謬無可施用亦乞 聖慈寬恕寢留以弘 聖上隱惡之大度焉臣之所欲言者有十曰畏天之無其實也曰修己之無其誠也曰恤民之無其政也曰用人之乖其方也曰待下不可不以禮曰公論不可不張曰文武不可不養曰將帥不可不擇曰肅靖宮禁曰輔養世子所謂畏天無實者何也臣伏見近來水旱連年災異沓臻乾文則白虹貫日金星經天腥霧赤雪流火恠風甚至霜雹有當暑之積矣地理則地震地坼而山崩海水川斷矣人事則疫癘不息飢饉相仍恒



產俱乏衆心未固風俗已壞倫常不明將有流離解  
散之患矣然臣伏見 殿下所以嚴恭寅畏恐懼修  
省者未有若商宗周王之為有時而厭聞煩聽形諸  
聲色如前歲風變孔廟顛覆之時責言者以邪論繩  
守令以重法雖幸寢收不行凡有瞻聆孰不知 殿  
下無畏天之實心哉惟於亢旱之極猝當民物暵死  
之急則始乃遑遑然欲以片時之意便望上天之應  
實不知致旱之本所從來久矣縱使 聖上虔誠親  
禱禱輒得雨終不能快消沴氣永弭咎徵每致無歲  
不旱無歲不飢夫豈長久可恒之道也所以祈禱雖

遍而高明之天愈不應 教旨雖切而至愚之民愈  
不承此亦無他皆知 殿下之無實心也所謂修己  
無誠者何也臣竊觀 殿下內無聲色蠱惑之惑外  
有變異驚心之戒宵旰萬幾之間豈無恐懼自省之  
端而然猶未見沉潛學問益自求於身心之內者超  
越事業每用力於規為之末志不為帥而有暴氣之  
患心不作主而有忘助之害偏係之私猶夫前也喜  
怒之失亦依舊也實無患難增益日新又新之效則  
何可謂之有誠乎修己也昔漢儒之策曰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  
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物殖又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  
畜蕃由是觀之古人之論水旱之愆豐歉之徵者顧  
不在於君心之正不正和不和歟誠願 殿下懲前  
反本深留意於此焉所謂恤民無政者何也臣竊念  
古之為國者必先行仁政使民生被澤無一夫之不  
獲然後教之以禮義禮義既行然後有以服遠人而  
征不享矣雖有只為自強之謀者亦必富民足國而

後可以結人心人心結而後可以備寇敵未有民生  
飢餓老弱顛壑而可以固國而禦侮者也今 殿下  
則不然國無儲畜而未聞節用之道民有流徙而未  
有安輯之方經費已竭無以備不虞而需倉卒生靈  
益瘁不免樂歲飢而凶年死其所日日講求而汲汲  
者乃修弊練卒等事也是所謂鞭臨死之骨責之以  
禮義驅困飢之魂禦之以強寇也理有難行勢所難  
成人心之日散邦本之日撓何足恠也誠願 殿下  
察本末緩急之序而行其所宜先者焉若言其行之  
之先則勸農賑乏之類是也若言其去之之先則宮



家田土之奪民廣占士夫庄業之與民爭耕之類是也亦宜遵用舊典優給俸祿使足以代耕也所謂用人乖方者何也臣竊惟古之用人將欲用其道故必先歷試以職察知其賢然後以此陞進君臣合志事功易成雖舜禹之於皋夔亦用是法今我朝則不然命德之器率因賞格而得清華之選盡由世閥而占守令之除皆是請托鎮堡之將全不揀擇是故居卿宰之位者上非得知於君下非屬望於人但委之於自己之命在臺省之列者自謂地分之當然人知榮身之私物乃至以不得者為恥共理之良任他循私

禦邊之重或寄賤隸勸懲之道何從而立黜陟之法何處可施以此治國寧不削弱稽之前史明哲之君施賞於其臣者非有課最之績闢地之功則未行封爵之典有如直言之褒亦止於賜帛賜米則其他可以類推也至若用文之道請依愚臣前日所陳先除守令察其能否而陞遷有級用武之道請依先正臣李珣獻議先除權管察其能否而陞之萬戶僉使文武諸臣一切皆從此兩道則未必無少補也何謂待下以禮臣聞傳曰君使臣以禮君者上也臣者下也以上使下猶必以禮者何哉人君居天位理天職而



所與共者即天民之賢者則待賢以禮亦天理之當  
然也待賢而不以禮則賢者必不為用矣不以禮而  
不去者貪祿之小人也終必導君於惡亡國而後已  
也是故古之聖王尊賢自卑而不為屈古之賢士崇  
道自重而不為倨今 殿下則不然罵辱及於宰輔  
杖責加於卿士斥之使去招之使來威制摧折無不  
如意仰惟 聖心必以為馭下之得其道是足以尊  
主而治國矣殊不知禮義廉恥已盡消壞於下而主  
勢亦為之日卑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使  
公卿大夫而皆喪失廉義則雖快於一時承順若或

浸至於後君之患當如何哉求之古史歷歷可監臣  
不欲明言也臣於往年面陳尹絳不可夾杖之意而  
殿下不從其後絳蒙叙眷任不衰豈有宰相出而受  
撻於市衢之中入而訐謔於厦簾之前也前年側聞  
筵中嚴責相臣金瑄之非辭旨太薄有非禮待之道  
近者又聞李時昉被暗詆之譴瑄 先朝老臣而居  
股肱之位時昉亦 先朝勲舊而受肺腑之任 殿  
下苟知其人不可用之實則以禮退之可也豈可  
待之如奴隸犬馬然不許其去又從迫促而彼兩臣  
亦不敢引義自處將使滿廷諸臣惴息怵心惟命是



從而莫敢矯非則斯豈非亡國之道乎其他侍從諸臣之前後被譴者亦不可一二數也昔漢高豈不誠知人善任哉猶以善罵之故四皓亡匿子房辟穀安知今日亦有亡匿之四皓而義不辱於 殿下哉誠願 殿下留心嘿思馬何謂公論不可不張臣聞古者君相行政於上而在下者得以議其是非君相又從而採其議而用之其合於萬人心而出於萬人之口一同而無異者乃所謂公論也公論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水可壅也而水脉不斷人可殺也而人心難服是以公論之所在則不可以匹夫而輕之

不可以鼎鑊而威之如欲強而制之則其禍立至必須採其公論恢而張之然後上下和志人心自服也其間或有一時浮薄之論假托公議鋒焰雖盛然非即於萬人所同之心而出於一時主張之口在上者苟能辨而明之則有如行潦之易涸浮雲之易過何足憂也及聞 聖上臨筵累以士論公論名流名士等語闢之太峻斥之太嚴若果有此 殿下此言甚是禍國之道也自古人君厭薄公論欲成己私者多用此語奸臣乘之飾為獨斷國是之說卒致危亡者滔滔皆是仰惟 殿下亦必講明於此矣今 殿下



惟當於此等事辨之明之審察其論之公不公如何耳其論果合於公則 殿下雖挾萬乘之勢難奪萬人之心也其論果不合於公則不過煩 殿下一言之辨而足以定矣豈可許以公論之名而又加以揮闕之嚴至使聽聞有以疑惑也萬一小人俟隙真以爲 聖上厭惡公論媒孽釀成則清流濁河之禍不難致矣誠願 殿下留心默省焉何謂文武不可不養臣聞養成人才猶養成材木雖有美質苟失其養無以成就埋勢之固然也卽今朝廷其於培養人材之道蔑蔑無聞此所以人材之難得也臣之前後所

陳未嘗不懇懇於此而廟堂不察本意以爲難行臣實鬱焉臣請於闕內或闕外閑廢公廨設爲一局令以專經文臣被抄諸員每員每月七日就直讀書而所讀之書則許其所願而無出於四書五經之外選宰臣中有文學人望者管其事每七日替直出去時進去考講而使講者只誦正文不誦註釋以其各人所誦通不書單入啓若其一日所讀簡編多少則斟酌定式一書既畢又改他書專經殿講之時亦以見讀之書取講則一月七日之暇不至於廢廢職事而逐月所誦之書猶勝於終歲不講之憂其於養材之



道似有所益矣武臣則請依臣前日所陳胡瑗故事  
令於出身之初從其所願或學兵法或治器械或膺  
力或材藝分隸二局如文臣分館之規而無論文武  
擇其曉兵家者教授考課試閱勸督每歲自本局推  
薦其才能居首者然後兩銓始許通仕則不數年必  
有成才之效而亦可防末世循私之弊矣何謂將帥  
不可不擇臣聞用將之道無用文武之士蓋文士不  
可只用於治民武士不可只用於治兵求之古史亦  
可見矣况人君左右之臣莫非文士一朝有緩急之  
報則徒持文墨議論而茫然莫知所措亦豈所以為

長遠之慮乎臣謂宜擇文士中有識量計慮者間除  
邊閫之任使士卒有以豫附及其違任還朝又不偏  
以才局待之使置諸侍從之列朝夕告猷則古之所  
謂禁中頗牧者亦猶此也其曰肅靖宮禁者今之宮  
禁即古昔帝王齊家之本也嚴宮禁之道非一而朱  
子之告其君先以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為戒蓋曲選  
之言易以惑聰亂明而其所從得者不正故自古離  
君臣之契啓讒譖之患者皆由於此忠臣志士之所  
共齎恨而隕淚者也至如昏庸之君乃欲曰此陰得  
臣下之情以為御世之術不知反受乎側媚親狎之



欺自賊其手足股肱而猶不悟寧不悲哉臣當此  
聖明之世豈有過慮之惑而區區憂愛之誠竊自附  
於朱子陳戒之義伏乞 聖上加意焉其曰輔養世  
子者世子國本實係他日之治亂而三代以後輔養  
之道甚為踈略漢之賈生宋之朱子言之備矣至于  
我朝則踈畧之中尤為踈畧臣愚以為雖不能延致  
四方之賢俾作調護羽翼之任亦宜極選朝臣中謹  
厚沉默有學有行者授以講職不許遷動不許適易  
間或移除他職者亦令無帶准許自說書陞司書自  
司書陞文學次次轉陞久待東宮朝夕講論引接無

時則必有薰陶之益矣伏乞 聖上加意焉臣既瀝  
披肝膈條陳及此而病憊神昏不能詳悉瞻望 宸  
陛但切兢惶仍念臣無才竊祿恒切愧慙矧又病劇  
陳力無路仰惟 聖慈必垂哀矜乞賜適免俾延殘  
喘待其痊復即令供事則臣敢不受恩啣感以死自  
效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闕失備悉不遺子用嘉歎可但切實於時憂愛之誠  
亦令廟堂議處焉且爾之前後辭職如是勤懇今  
日亦有亡匿者無乃爾耶爾其念  
祖先仕朝之義更加調理察職

因 批旨未安辭職疏

伏以臣昨奉 聖批俯納愚忠特恕狂妄却其疾病



之辭責以分義之嚴臣承命感激措躬無地即其中今日亡匿無乃爾耶之訓尤非臣之本心而有非賤臣所敢聞者臣誠惶誠恐既驚且駭不覺其背汗而心慄也蓋臣愚意竊以為君臣之際禮義之所自出使事之道治國之所為本上一失則有傲慢之過下一失則成貪冒之罪苟不謹之於始上下交戒以礪一世則其流風遺禍終有不可勝言者矣臣伏見近日殿下所以待臣隣者有違於古昔以禮之道雖在公卿之重侍從之近苟一言一事之有拂於聖心者則待遇太薄辭氣太肆只欲如犬馬之加鞭策

奴隸之責奔走而已嗚呼人之賢否雖異於古今人之心性無間於古今得之本性皆有廉恥使其折辱譴責無所不至則何由發舒其氣振作其心自立於禮義之場而能盡其事君之節哉古人所謂興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亡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者豈可不為之寒心哉苟使在廷之臣不愛官爵廉恥自將有如宋臣錢若水之為者亦必有以上格聖衷下裨世道而顧非臣等之所能也此固今日臣等之罪而亦恐聖上今日之病根有在於是故敢以漢高四皓之事陳戒於殿下實恐殿下狃於



今日將復以是待四方之士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  
臣之眷眷納忠之意只在於此爾乃如小臣身微迹  
賤無所肖似怵畏威命懷戀恩寵宛轉徬徨於周行  
之列終欲一效其犬馬之勞奔走之力者豈敢一毫  
自擬於商嶺採芝之高蹈以辱古人自取衆嗤哉特  
其疾病之迫情勢之蹙不免請告之頻而顧有此情  
外之嚴命况之以古人之事責之以世臣之義仰惟  
父母之慈或出於一時眷愛之戲而反顧循省亦豈  
臣心之所敢安者哉敢冒萬死畢露肝膈伏乞 聖  
上亟遫臣職以安微分使卒全其危病之踪以為他

日報效之地亦豈非 天地生成之賜也臣無任惶

懼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予豈不知爾  
之心哉聊戲之耳勿為惶恐辭職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不果上

伏以臣頃奉朝旨幹事南漢軍需所重戎幕所督嚴  
不敢以病為辭往還之際奄經一旬觸熱行暑傷風  
中濕腹脹益甚嘔泄無數元氣大敗精神如失以臣  
狗馬之賤疾不宜更煩於 尊威之下而情勢所迫  
亦不得不乞哀於 仁慈之天特垂矜憐亟遫臣職  
俾得專意醫藥千萬幸甚仍念臣今所經之路實前  
所居之鄉也向臣承召而來正當早極四野焦赤苗



皆搗矣今臣奉命而出則焦者蘇赤者青勃然而興  
沃若而茂曾不兩月轉移若此孰不曰吾君格天  
之誠愛民之驗歟臣乃知天人之際其理甚近念慮  
之微所感實顯而又竊伏觀殿下不自滿暇警戒  
無怠修明政事振肅綱紀軫恤民生疏釋刑徒徂徠  
賢逸聽納忠直此誠商高周宣之事而殿下行之  
殷道之復周室之興其可復見於今日矣臣以無似  
久侍幃幄朝廷治亂臣實預其榮辱幸遇昌辰獲覩  
盛德誠欣誠懼曷勝區區然臣聞之難持者志易衰  
者氣雖厲於一時而不固則弛雖奮於一事而不充

則餒臣竊以為當此 聖上奮厲之始正是羣臣進  
戒之時而臣既待罪近班職宜先事有言者也臣請  
為 殿下益勉其已行之善豫戒其將然之失夫刑  
賞者人主之大權而賞主勸刑主懲勸有褒崇懲有  
裁辱用之者甚易而受之者有大苦樂焉是以古昔  
帝王懋賞而尤致慎於用刑即其罪疑惟輕之一言  
而可知聖人之用心矣今之用刑多因喜怒喜則矜  
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暇豫之言雖敦仁厚威  
怒之發專尚刻薄以故受之者不服見之者稱冤雖  
殿下行之而亦不無自疑之端矣及有灾異之作咸



言用法之過 殿下內因自疑之端外循羣下之情  
許施大霽之典然若下戶殘氓流徙抱寃者與他  
殿下平日所深怒者則或不得霑惠至有罪而倖免  
者間亦有之而連年累赦徒啓小人之幸心既滌繼  
滿未見刑措之有日此豈 聖世之令則可行於久  
遠者哉誠願 殿下自今改圖慎之重之毋蹈前悔  
以彰新化求賢之道在於知人任人之方貴乎相信  
不知其人而徒用虛禮則後必傷君臣之義不信其  
人而惟欲專任則終必離際合之契是以古昔帝王  
求之也誠故得以知其人知之也明故得以信其人

任之不疑用之不貳上無擅權之忌下無逼勢之憂  
共成至理同享太平今之用人初無遇知之實更眩  
是非之口泛循衆望之推特假一時之色進之汲汲  
退之邁邁或至積年信任而一朝遭斥片言獲戾而  
平生見疑此豈有他哉良以 殿下褒而用者未嘗  
灼知其善斥而去者未嘗灼知其惡其褒其斥常在  
於半信半疑之間自不能決定而見於與奪之著者  
若是其相雜則在下者亦何敢必 殿下之我信而  
盡其心哉誠願 殿下自今改圖勉哉勗哉先盡吾  
誠以感人心凡此二者卽 殿下之所已行而臣欲



望加勉也臣聞閭巷之間盛傳後苑馳騁之說而至以為殿下親御鞍馬臣决知殿下不至此矣然念殿下欲試厩養則自有主者何不付之所司如欲一番親閱則亦宜與左右侍臣同之又豈可頻臨宮苑私令宦官武夫走馬馳突於清肅之地作一無名有言之舉以起愚氓之惑哉萬一不幸有近於傳者之說自輕萬乘變生銜繫則今日滿庭諸臣將盡為袁盎之罪人而使殿下為文帝之所羞此豈臣等平日所以事殿下之忠誠哉茲敢不以所聞之訛誕為疑而冒進其說如此誠願殿下深懲猛省

而戒其漸焉臣又聞閭巷之間盛傳宮中私宴之娛而至以為輪日設會此則臣亦疑殿下有此也古禮人君有家人之禮而施之宮中使殿下畧設一日之會以接骨肉之歡則求之情義雖無損失顧今艱虞之缺實非逸豫之時則有識之見尚憂其微矧於此際輪日辦具務勝較侈肆然為樂於中無復一毫撙節之意人心天意果如何哉抑臣之所以信此者非敢妄疑殿下其實有所見矣有若身居大臣之位至為駙馬之家設膳之用而遍求華器於譯官之輩衆目所覩誰不為言傳之遠近瞻聆俱駭必以



為殿下喜宴樂而大臣從而收譯官之器以供之  
 此誠惜名一節之士所不欲豈以我殿下聰明睿  
 智之聖而遽欲以身當此哉臣竊計殿下未及察  
 乎此耳夫以九重之遠一事之差而為累於外致煩  
 於人者若此其顯可不嚴哉誠願殿下反隅推類  
 而戒其微焉凡此二者即殿下之所將然而臣欲  
 望殿下存戒也嗚呼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民之  
 值聖人之時甚難祖宗之建創造之業有所望於  
 後孫者為甚切天既以聖人之材付殿下則民亦  
 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矧我殿下仰思所以紹承

祖宗俯思所以貽垂後世者亦豈有其量哉誠願  
 殿下自愛而成德自強而勉業終不失聖人之名而  
 副天人之望慰祖宗之心焉臣愚不勝惓惓惟  
 殿下留心省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玉堂論書院劄

應教李正英校理安後  
說副修撰睦來善同參

伏以臣等伏見近者忠清監司徐必遠狀聞外方書  
 院之弊多費辭說至請更改而禮曹回啓遽從其請  
 稟旨行下其間實有不允於輿情致駭於羣聽大有  
 傷於聖朝崇學尚賢之道者臣等請得以陳之夫  
 自三代以後教學廢弛縱有國學縣校之設徒存其



名未見其實又以仰隸公家而事體多妨講習不便故窮鄉有志之士不免抱負墳策遁於山林巖谷之間此書院之所以不得不作而實朱夫子之所倡始而激勸者也院宇既立多士聚居則講讀古書追思古人感發興起之心烏可已乎於是而取先聖先賢之為後世師範者及其鄉之名儒君子為後生所瞻仰者設位而事之春秋而饗之則何莫非振起斯文獎成人才之道而要其歸則乃國家風化之原也然立院之本在於修養人才而祀賢之禮由院而出故有院而無祀者亦多有之矣我東立院之規倡自

先儒李滉後學效慕其制浸廣而非敢妄作蓋追朱夫子之遺意也嗚呼天下之事行之之久無有不弊則書院之設亦豈無一二可言之弊乎然今佛宇梵宮遍天下倡率無父無君之徒坐奪良民之食者動以千百計而未聞有汰之者乃獨於學院儒林之事必欲毀撤而省約之論罪而設禁焉使諸生沮心而喪氣莫定其趣向則是豈聖朝之美事而可聞於後世者哉若曰院祀之中有非其人而不宜享者則誠亦然矣古人亦有言之者曾在先朝儒臣金長生疏舉全彭齡郭詩等名以斥其謬朝廷既許黜去



而本道尚為一二鄉豪所格不能快正而近來士論亦以柳根等之不合於祀享為言則身為道臣何不採取公議直舉某某以請黜之而混將先賢錄于狀尾并欲裁貶若是乎嗚呼書院之設非為祀賢而作則以一賢而疊入於諸院者蓋可見其人之為後學景慕者深何所惡於此而必毀之而後已也創院之久遠將百年近且數十年卒然一朝而夷其俎豆之場埋其祀享之版而斥去聚講之生則果可以即人心而合天理乎一年兩時之享所用羞饌只若干品耳雖非賜額之院為其地僻者略備蔬菓之種以助

享賢之儀有何所關於縣邑之盛弊乎至於猪羔或給或否邑各異規尤不足以此為言而借令朝廷愛此猪羔而廢祀賢之禮則其間輕重果如何哉春秋重民力故有役必書而至於泮宮則聖人以為民力之所宜役而特不書之後民且宜其可屑屑問祭需多少之費哉國家之於道學之儒節義之士備加褒贈廩祿其後者將欲激勸一世而今反禁抑後學鄉人使不得誦法尊尚焉則亦豈廣教敦化之道哉至如鄉賢之祠乃是鄉人之私議尤非國家之所宜問者也今有勲勞於國者亦有享功之典為其酬報也



今有賢士於鄉以率其子弟後學而其遺風善俗足為一鄉之矜式則作數間屋薦兩時祀令鄉民數人守之何損於公而必禁之乎若謂之設院太多尚名蔑實則此後創立必稟聞而後許亦或一道而立法科罪已云太薄至比淫祠無乃悖乎國之春官實掌一代之禮而乃於學校重事不復致詳而裁處只從其狀但請施行則此充臣等之所不敢知者也所謂守院之人各緣其地之形勢故多寡亦自不同而或有至於百餘戶者誠濫矣宜定限數餘當汰定軍後而但今所定殊甚略少必不能周旋於備祀待士之

際亦不可不更加酌處俾無多士落莫之歎也且念諸院中亦曾有先朝賜給者若此之類尤不宜到今節省以傷事理也伏乞聖明特加睿察改令該曹商量處之不勝幸甚忠清監司及該曹所為不可無糾正之舉請忠清監司徐必遠罷職禮曹當該堂上適差取進止

行殿劄子

伏以臣等伏聞 聖駕拜謁 孝陵又將 親臨昭顯世子園所特旨宣下辭意懇惻寫盡 宸衷瞻聆所及莫不感涕若其精誠所孚感動幽明發見宵寐



理無違爽則益可見友愛之 聖德追念之至情無  
間於存歿矣臣等忝侍近密伏讀 教辭尤不禁其  
無從而隕自然而流也第念 駕幸園所曠世未聞  
其間儀節莫見古例禮官無所考據大臣只陳便宜  
終不知其合義而中理也臣等謹按漢史章帝巡狩  
至東平親幸獻王陵祀以大牢親拜祀坐哭泣盡哀  
夫獻王之於章帝以親則諸父也以分則臣子也章  
帝以天子之尊拜諸侯之墓用家人之禮而後之君  
子不以為失今 殿下之於昭顯以親則兄也以分  
則非臣之比也又 殿下之在潛邸曾有尊事之義

則諸父與兄所敬同也天子之於諸侯 當宁之於  
先朝世子其分似異章帝既拜於獻王則 殿下之  
拜於昭顯似非過禮臣等謂宜 殿下親祀酌酌以  
伸至情仍行再拜禮羣臣用平日所事之禮然後方  
合於情文也伏乞 聖察取進止

陪侍野次不能具禮謹依古人升殿劄子之規短  
紙寫出懷袖投呈不勝惶悚之至

請於停講日進故事疏

臣謹按宋制有令經筵官遇不講日進漢唐故事十  
條實當時學士蘓頌之所建白也想其愛君勉學之



誠不欲其有一日之間斷而要其意則讀經之餘看  
史之法也其事易行其慮深密可為後世規臣於前  
歲屬病之日草疏欲陳旋懼僭猥竟未能果焉後又  
考之宋儒真德秀文集則其所進故事二條載錄於  
其中臣讀其書尤不勝感慨焉今臣蒙恩復叨講職  
謹寫作一本仰供 睿覽因請 殿下亦命講官當  
直者若值停講之日則各取故事一二條上自漢唐  
遍及歷代以至我朝凡事之可法可戒者搜閱寫進  
殿下試於萬幾之暇加意披覽又或送于 東宮閱  
看其有議論是非之可疑者亦望諮詢於他日開講

之時又以副本留于館中及其所進文字數多之後  
又命館臣裒集刪煩分類作編以便 乙覽則必有  
開卷之益而抑或為 聖學之一助也臣於昨日登  
對之時擬欲面陳卒患眩暈泄痢神氣昏亂懼無以  
條白緘懷退出耿耿未已謹此具疏以聞伏乞 聖  
察且臣昨於筵上略陳贊善進善乃近來新設之官  
故凡於朝儀無素定之法入侍書筵與諸官僚同其  
坐次外議以為贊善則堂上官也雖與賓客有異其  
乃臣所陳之辭也及見注書所記則少有差誤臣因



其所記文勢點改而臣既發待接之語故泛以接待之禮改下矣伏聞入啓之後宣旨割去此一句臣不勝惶懼失措之至蓋臣本意以為賓客則二品故世子待以優異之禮今於堂上官又殺一等其進謁也世子略示容色為答或立而受之如正至受賀之禮似或合禮欲以是仰陳而病作氣乏恐致言語倒錯只發待接之語而聲音未瑩不能徹聞 聖聰臣誠死罪恭俟鈇鉞臣不勝惶懼屏營之至

請百官喪服遵用古制疏已亥

伏以 大行大王誕膺峻命臨蒞我東十年於此盛

德隆仁卓絕百王深恩大澤降茲民心今日禮陟民神震動深山窮谷莫不奔走號泣而弓劍莫攀昊天靡極卽今日臣子之所可自致者只在於循愛敬之實盡方喪之制少伸其如喪考妣之慟而凡我 邸下所以事死事亡繼志述事行其禮盡其道率追先王奮庸之大志為建極凝始之大端以仰則文武周公之大孝下副羣下顒望之大情者亦不外是而求之矣臣竊念今之言者請行古禮臣服之制者卽周公之典禮中經朱夫子參酌古今討論潤色之者實萬世不易之定訓也為人臣子遭君父之喪者舉



而行之豈不卽乎人心之安而得乎天理之正也特以國令不備臣下有不敢私為之服今 邸下居可為之位值可為之時舉而行之特一號令間爾本於禮經順於人情循乎天理愜乎時義有何窒礙難行之事也今之大臣有所持難者祇以 時王久遠之制不欲矯革固不為無見也臣愚竊以為喪制之不及久矣自漢文短喪之後中間帝王因心特見斷以行之者晉武魏孝文宋孝宗數君而已然皆不得盡舉先王之廢典而達之於上下尚不能無憾於後世君子之論惟我國朝喪禮最為近古宮中外廷皆有

斬衰三年之制實漢唐以下之所未有也特其間制度之間有不能盡稽古義而或妨於大體者今日之請固非大段矯革之事也且自古國家之興創制立法不能無有待於後之人者繼世之君隨時改作變而通之有因其可因而改其可改者亦古今通行之義也昔我 宣祖大王從儒臣閔純之請特改卒哭後烏帽烏帶之謬當時廷議不愜宰臣中至有流涕而謂之時變者然 宣祖大王自揮乾斷不以是撓改自我作古永為後法至今臣民不以 宣祖之輕改舊制為非而皆以 宣祖之決斷從禮為美蓋循



常習故不欲改革者固人之常情而憲天法祖因時制宜考其得失而去取之以之通變祛弊不失先王之意者誠帝王之事也朱夫子所謂脫去千古拘牽之陋定為百王永遵之式者正謂此也宣祖既已行之於前而邱下不能行之於後則果可謂善述之道歟臣嘗從講官側聞曾於胷筵進講孟子滕文公篇討論喪制從先之說邱下有曰禮是文武之舊而滕乃文武之裔短喪之制雖出於滕之近世三年之禮亦滕先祖之法也均是先祖之法則毋寧擇其是者而行之斯言一播中外傳誦皆以為邱下

高明之見卓出前古也今邱下值終天之痛當自盡之日如欲復古聖之禮盡愛敬之道俾無憾於大事何不洪祖宗之盛典法聖賢之盡制遵宣祖之遺意廓平日之明見以為造端立極之地也孟子所謂是在世子者臣敢為邱下誦之况大行大王天錫勇智閱歷事變凡義在可行事在不疑固不欲拘牽踵習因陋襲俗為漢唐以下中主之事也邱下於平日亦必有得之於問安視寢之際察言觀色之際也臣竊恐我先王在天之靈亦不無啓佑覲望邱下此舉於冥冥之中也即今臺章既停公



議不行羣情鬱抑無以宣達臣侍從十年受恩隆厚  
實非諸臣之比粉骨糜身無可報効有懷必達有言  
皆吐此臣平日所以事先王者也今日敢不以是  
而事吾 邱下我言至於此尤不勝痛哭焚裂之至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疏劄

請治全南監司狀聞佛汗之罪仍毀佛像以息  
妖訛疏

因禮曹回啓更陳所懷疏

辭大司諫疏

嚴旨後乞遫職疏

請勿刪去李時術供辭疏

辭職仍請急舉賑政疏

辨金鋼等誣賢疏



應 旨 疏

辭備局副提調疏

辭備局賑廳堂上疏

乞削資級疏

辭成鏡監司疏

辭戶曹判書疏

待罪疏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請與朴世采同被罪罰疏

辭判中樞疏

陳情疏

因灾乞免劄

論 大王大妃服制劄

請 大行王妃練祥禫一從禮經劄

請免田稅且停切臣碑役劄

升殿劄子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劄

請治全南監司狀聞佛汗之罪仍毀佛像以息妖訛疏壬寅

臣卽伏見全南監司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千條變異云云臣不勝駭然憤慨也夫自正道衰微異教興行惰業之民髡首投跡日以益盛惟其益盛故又為之造言與訛無所不至乃以冬春之間霧露之凝濕於金土之像者強謂之出汗惑亂民聽動搖民心其為情狀誠可痛也為道臣者所宜據法正



罪以息邪言以淑人心今者秦淵粹聞僧徒譸張之說便生疑惑至於狀聞有若真有是事其無識見甚矣請命有司明降指揮全南監司李秦淵則從重推考所謂出汗佛像則并令邑倅一一碎破以滅其像造言僧徒則按以邦憲永杜異類橫恣動訛之禍千萬幸甚臣忝在諫臣之列目見妖說惑世不勝駭憤適緣僚員有故未卽論 啓謹此具疏投進臣無任憤慨激切之至

因禮曹回 啓更陳所懷疏

伏以臣蒙 恩受暇辭 陛渡漢夕投廣州府則院

吏以臣昨上疏本禮曹回 啓之辭追示於臣臣再三閱讀益不勝駭然之至臣初意此事只出於僧徒之譸張而道臣不察事理率爾狀聞其在朝家事體宜有別樣處置以鎮物息邪而全不料左道迷世末俗好恠已至於膠固難開而致令禮官又作如此之言也臣雖不武亦有嫉邪惡惡之腸請有以詰之夫所謂災異者乃失常乖理之謂也天道失常則謂之天災地道失常則謂之地變人道失常則謂之人妖至於草木禽獸之有乖正理者皆然古之聖人事天事地而治萬民故言災異者以人事之災為重天地



之變次之草木禽獸之變又次之前史之所謹書時君之所深憂每在於水旱飢饉切至之患天地人事悖常之變何嘗有以佛異為言者哉自有佛以來初亦無所聞及其末流浸盛乃有某佛有異應某變某佛有神應某驗間出於齊東弗經之錄然亦有處此者宋時邕州民俗流傳州有一佛像動搖則必有邊患及錢師孟知州又言佛動師孟投其像於江中民訛止而驗應亦絕以臣言之今日佛像出汗實如李秦淵之狀有係災異必有驗應亦可援師孟為證而毀滅其像止訛絕驗也明矣隨事處變惟在得宜前

例有無豈可論也今日之惑於彼說者至曰不須以佛看佛只宜論以土木之妖可也遇災而驚動乃人君修省之道豈可作此毀滅之說以啓吾君忽災之心以防四方災異之奏哉臣竊笑之即今天災地變草木禽獸之異無所不有而飢疫方惡民死載道則可驚之甚者莫先於此又何可借災於佛像譎張妖說惑亂民聽以撓動八路之愚蠢自取意外難測之禍哉自昔衰季之世何嘗不執左道假神教以亂民乎設令佛實有異可驚可戒凡人之妖者衆必棄之物之恠者人必去之草木禽畜之作異者人必以



為不祥而一切毀殺之使不復存誠人事之當然今佛作恠則毀滅其像使不復存亦豈非當然之理乎至如僧徒之請按邦憲者臣亦有說請復詳陳我國僧徒之造佛像者例皆用土為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值冬節不寒收斂不嚴則霧露所鬱蒸氣成水實與暑霖無異深山老僧之所共常談此不難知試以漆器置之冷濕之地則凝濕化水點滴如流人所共見何獨於佛為靈且異哉彼塊然金土之像假有人形故見凝濕而強謂之出汗必欲比同於人以惑聽聞此非妖訛而何

頃於己亥歲臣受任東萊府時道內海印寺有此異云僧徒來告邑倅則邑倅不復按其虛實而直報監司監司亦不問其虛實而直奏以聞其所驚動尊信有倍於他灾於是各邑諸寺之僧各自以所奉之佛不出汗為耻轉相興訛皆言吾佛亦汗不旬日以佛汗來告於監司者數十輩臣於是歲三月蒙 恩上來歷見監司則監司方與僧徒說此臣答之如上所陳之言又勸令按其虛實則僧徒對以吾佛之汗在於正月之初或曰在於正月之望皆以過數朔為言欲掩其跡而揚其聲其心所在尤可知矣自此之後



愚蠢驚惑一道喧然皆以為大禍立至奔走駭動此  
實臣之所目見而亦嘗力言朝家處置之宜一如昨  
者疏陳之辭則其時聞臣之言者皆以臣言為正蓋  
臣意非但為闢異教息邪言而已也凡民無識畏佛  
甚於刑章敬佛甚於官吏為佛舍施不愛肌膚今聞  
其出汗其心致異亦有甚於天變日蝕地震也愚民  
固不足說朝紳之中亦不無疑惑之心故禮官之議  
亦如此也今日國事視己亥何如也法網視己亥何  
如也人心視己亥又何如也臣實恐今日之禍不但  
止於惑世而亂俗也緇髡之徒其數不萬往來諸路

恣意譁張遠近惑聽愚蠢駭動當此民飢流散之日  
助其思亂為盜之勢則亦豈下於彌勒下世之訛耶  
惜乎禮官無明識遠慮強引諱災之說欲以防言者  
之口而誤 聖上之聽也假令悉如禮官之言有關  
後日之弊人君所敬事而致慎者在於天在於地在  
於人事之常在於草木禽獸順理與否也僧佛之異  
不復奏於 冕旒之前者果何歟於人君警災之道  
乎古今國家又豈有人臣為佛盛稱至以某佛某殿  
十王等言形諸奏狀以褻其君之視聽也哉只知尊  
佛曾不知反嫌於尊君之道可謂無識甚矣禮官又



從而為之說以抑正而助訛臣實為 聖朝耻之伏  
惟 殿下聖學超詣察理至明必不為無稽之言所  
能蔽更乞 夫賜威斷將臣前疏所請一一施行嚴責  
禮官以明是非使人心有所恃邪說不得作絕將萌  
之禍立後世之防臣不勝大願臣雖已辭 陛下外  
尚帶諫官之名區區為國之誠不得自抑敢因縣道  
封疏上聞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秋序已晏田畝盡收打量之舉一日為急而緣  
臣本職未解不能專察均田之任以致妨廢重務事

多稽滯又將巡歷列邑與之面議指授而諫官事體  
與庶僚不同不敢仍帶出外茲上乞免之章略陳難  
便之勢伏奉 聖批以勿辭隨時往來為教仰惟  
聖意優假言官不欲輕易適改有非如臣濫叨者所  
當得而其受 恩則為至厚矣然念諫諍之臣實有  
補過匡救之責故不敢一日離其職 國朝故事臺  
諫有闕則即日召政官差出其不欲一日虛其職者  
其意豈偶然哉今臣素乏諫諍之姿固不能朝夕納  
誨而忝在諫官之長離違 禁門久曠言責豈國體  
之所當臣心之所安哉抑臣私義又有所不敢苟冒



於諫職者古之人臣事其君以言用而身廢為禁以  
身用而言廢為耻今臣常竊以為今日之第一急務  
莫如開筵第一巨弊莫如宮庄 經筵開則 聖德  
可以成就宮庄罷則民怨可以永息臣之登對之日  
首陳此兩事則 殿下一可一否而反聽踰旬 經  
筵尚未開宮庄尚未罷其已可者猶不肯即從則於  
其否者况敢望克去已私而俯循公議乎欲防後弊  
論一道臣而宰執爭起而沮之果可謂重臺閣而尊  
朝廷乎禮與法本乎人情故凡吾之所不忍不使人  
強為遭其大父諸父兄弟及妻之喪而亦不得盡其

情則是求忠臣於殘忍薄行之中而孝悌之教無所  
用矣况臣所論只舉期喪則其遭大功以下喪者皆  
不得出哭如常禮顧非所以重史事而嚴名分乎至  
於父子天倫也天倫一亂則君何為君臣何為臣  
明宗朝受教為禁罷繼而定一時權宜之制 仁祖  
朝受教據古禮而立萬世經常之法今 殿下不  
究 兩朝受教各有本意因一大臣獻議不明許循  
世俗悖理之私壞已立之法亂既正之倫從此僭亂  
之類作矣臣之所陳證先儒已行之迹遵先正已定  
之論敢請申明 仁祖朝受教而盡正其不如法者



不惟不能正違法之人乃並與先朝立法而盡壞之是亂一世父子之倫而使殿下得失禮之名於天下後世者皆臣之罪也臣雖萬被誅戮亦何以自贖哉臣以狂愚微賤不能見信於上下區區願忠之誠終無絲髮之補而自取狼狽貽累朝廷有何心顏欲為榮身之計揚揚然呼唱於內庭外衢以冒古人之耻哉伏乞聖明諒臣衷懇適臣本職俾得專意均田之事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愧屏營之至

嚴旨後乞適職疏

伏以臣等作事狂妄重觸天怒兩日之間雷霆震

疊前後聖批無非臣子之極罪其在分義固當屏伏待譴而適值陳賀大禮時刻漸遲且承傳教使之進參犬馬之情亦欲少申驚怖之誠強顏就列不復知有羞耻事玷辱名器臣等之罪益大仍念以怒加人自敵以上猶且不敢况子而怒父臣而怒君乎殿下疑臣等至此臣等死有餘罪然聖上再批雖未盡釋而開示之端非怒伊教臣等亦何敢不自盡於天地父母之前也臣等請對之日初未知聖候之愆度而引接久停之餘諫院多官專數請對事體既重聖批又以微感發汗為教卧內賜對亦是



前代美事暫時引接恐無所妨區區之望實在於此願忠之意非不至矣而遣辭未瑩因此轉激此又臣等之罪也今臣等庶隅所係罪名實大決難仍冒諫職聖期待下亦豈不念禮進義退之道哉伏乞聖明先削臣等之職仍治臣等之罪以嚴公法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請勿刪去李時術供辭疏

伏以李時術之無罪就死朝廷之所共傷惻而一為彼人所持終不能救至如供辭又被彼人恐喝輒為刪節使將死自明之言又不得辨白既過累日之後

彼又必欲以知情二字為其罪名而朝廷形格勢壓不得違拒并皆一從其言嗚呼時術之事業已以死斷之則供辭之刪否罪名之如何今不足論而第念在我之道為彼所脅殺一無罪之臣已所不忍又至於刪其所供勒成其罪則尤豈非無罪中之無罪不忍中之不忍乎此誠天理人情之大不安處將何以服人心而固國勢哉臣愚竊以為凡事以實不宜容偽彼雖難以義理開說亦豈因此一事遽欲失一國之歡哉今若論於彼人曰我之待大國未嘗不以實前之不察一如時術所供義當悉陳實情以俟大國



處分又將別具一奏備詳從前事狀以明其非一時  
邊吏犯禁之由而仍請改設把守若不及今爭辨與  
之剖判則又恐因此展轉遂以疆界為言更有無限  
不好事也今雖云云則彼亦何辭以拒乎如彼無以  
救時術之死如此亦無以救時術之死而然必如此  
而後方可無媿於義理而少弭其後患矣在我所處  
只當盡其所當為而已此後操縱在彼雖非我所可  
容力猶不至於喪吾之本心也且我怵迫威喝唯其  
所言不敢爭執馴致他日視以為常則一价一譯少  
有拂意輒搆罪名加之人人終至於不保臣民而後

已勢雖至此亦豈可不顧慮後之道乎臣當此主  
辱之日憂憤之切寧欲溘死得聞查事節節漸加操  
弄日甚區區所懷思欲仰達而不敢累煩請對茲具  
短疏謹昧死以聞

辭職仍請急舉賑政疏

伏以臣猥陳衷悃冀回謬恩微誠莫格温旨不  
許顧念私義益覺惶感不得不復控危懇庶徹宸  
聽不意政院援以近例却其再至之章臣徬徨數日  
進退路窮終不敢固守愚分冒昧拜命憂愧踧踖  
感懼交并唯冀假此官銜少復遲回得以待次入對



一瞻 清光乃臣今日區區至幸忽自兩日以來感傷風寒委頓床席諸症之外脇痛膈痞為甚有時氣逆視聽昏迷不能省事臣以積疾疲沓之人又添新患今雖服藥將理旬月之間難望痊安帶職久曠實增罪戾矧今臺閣諸臣在外者多幾乎一空揆諸國體尤極不安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亟命適臣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伏念邦運不幸饑饉荐臻癘疫繼熾二十年生養之民舉皆流散填壑而莫之能救言之痛哭尚忍言哉臣見有從湖西來者云已於道傍見三四僵屍從嶺南來者云道棄孩兒者五六

處續又伏聞湖南監司狀聞錦城縣已死者二十餘人已散者百有餘人卽此推之其餘可知而朝廷漠然不聞其所酬應只循目前外方官吏怠於奉行莫肯竭心遂使遐遠之人無所籲告而京師之下獨得晏如了無內外相濟之意賑救一事亦無指揮臣竊悶之仰惟 殿下為民父母凡吾赤子骨肉不保老弱相死則豈有恬不問知之理見其相死相棄則豈有忽視不救之理其子飢病道死恐愛絕理則又豈有其父母安九重列八珍之理乎誠願 殿下痛自刻勵務為節損以答天災以慰人情深推惻隱慘怛



之心老吾老而念彼民之不能養其老以相死也幼吾幼而念彼民之不能慈其幼以相棄也諭廷臣以視彼民若其兄弟之顛連也則至誠所發亦必有救此之道矣又復親降御翰戒飭諸道凡道路流離病疫無救者為先賑給以濟其急其能保守田里未及流散者別為事日立限廩貸其死亡流散者亦皆一一具聞俾朝廷有以悉知其事情形勢而得以及時相救也其諸廳幹事之臣無得引微疾小嫌為辭俾致滯事諸道邑宰或以公私事故離其任所者并亟申明督令還任凡我內外上下汲汲救拯有同焚

溺雖儲蓄乏少亦視其緩急而為之先後則仁化所及豈無萬一之救哉更願殿下哀矜民命警動厥心勿以玉體未寧而深居罕接請於卧内頻進任事諸臣講畫機宜皆令面稟奏覆文移無致阻滯常存若已推壑之念則庶幾有濟矣今春飢疫之慘十倍前春而朝廷所以施措號令者又反十減於前春豈殿下愛民之心歲輕一歲而羣臣憂國之誠歲淺一歲耶臣竊未曉其由若此無改遂至民死殆盡國不為國則今日君臣果可以獨享安全之福耶臣誠狂愚重為聖世凜然而寒心也區區所懷敢



老峯先生集卷四  
此附陳於乞免之章疾病昏迷言無倫次臣尤不勝  
惶懼俟罪之至

辨金鋼等誣賢疏 癸卯

伏以臣以庸陋復叨國子之任其不敢承當與初無  
異露章陳懇又不得 命及至再上則見阻政院徊  
徨悶感罔知所措遽於此際伏聞 玉體未寧屢以  
私義瀆擾於 靜攝之中實所不敢而嘿嘿退伏閱  
月曠官亦所不安不得不冒昧出肅臣雖不似既在  
其職又安可不思其責乎今臣所叨猥以師儒為名  
聖朝右文方且作士是急夫作士之道其要莫先於

定趣向而闢邪說趣向不定則士皆迷方眩於所從  
邪說不闢則士皆惑聽終至亂正苟如是也則今日  
朝廷之所教導臣職之所奉行者亦無急於此二者  
而已矣臣伏見嶺南居人金鋼等敢聚私黨肆然投  
䟽醜辱先賢無所不至此誠邪說之甚者若不早辨  
以定多士之趣向則其弊必不止於迷方亂正而已  
矧惟我 聖上於斯二賢臣既不與之同時則亦何  
以悉其平生本末乎此尤臣之必欲歷陳於 天聽  
也第臣蒙學謏聞何能形容兩賢道德之盛請先略  
辨鋼等醜誣無倫之說而復以先正諸臣已定之論



質之臣聞我東道學之傳至李滉始備而繼滉而作者莫盛於李珥成渾故後之爲士者苟有志於斯學則莫不以珥渾爲宗愈久而愈尊仰之蓋其遺風餘教有以感服人之心志而考其文章言行亦可知其爲不世出之名儒此從祀之請所以發也時運不幸人心不淑一種奸人仇嫉二賢公肆搆捏而其流終至於立黨賊臣鄭仁弘等攻渾尤慘不但渾也攻滉亦酷此攻擊之論所自出也嗚呼文廟從享實是斯文莫大之典則我朝諸賢繼李滉而同登者舍李珥成渾而其誰也中外多士同聲而請實出於一國公

共之論然斯禮至重 殿下之不欲輕易聽許者亦出於難慎之至意初未嘗不足於二賢而然也則臣亦不敢以 殿下之久不允從謂之太過也至於毀賢誣賢者則在士爲莫大之惡在法爲難恕之罪今鋼等乃敢毀誣先賢略無顧忌而何 殿下不爲之嚴治峻斥使無倫無識恠悖邪妄之輩有所懲戒耶臣於此不能無惑焉噫今去二賢幾至百年公論已定凡平日所力攻者無非一時之奸賊所尊尚者無非舉世之忠賢則此亦可以定後來之是非鋼等敢懷仇賢之心欲逞醜正之計而患於無辭求說不得



乃復祖述奸賊之餘論而甘心焉珥渾固所欲攻也  
自謂尊滉而獨不念此本攻滉者之緒餘乎其心所  
在不難知也其言曰李珥從事禪門欲以此為珥之  
累夫珥之從事禪門不但珥自言之一世皆知之後  
學皆知之何待渠輩之言而後知之乎珥之從禪自  
少至老迷不知返則不特綱等言之吾道之士孰不  
斥之惟珥之從禪未及周歲而旋覺其非則適足以  
有光於見道之明果何少異於明道橫渠晦菴之事  
乎李滉之答李珥書亦曰足下行年甫弱冠耳而脫  
穎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

差同於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  
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  
又曰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  
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又曰往聞足下讀釋氏書而  
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  
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  
與適道也今以此書見之珥之從禪果為難洗之累  
則李滉何以獎勉如斯而又舉程張朱諸先生已行  
之事以勗珥也哉其書在滉文集中安可誣也集中  
珥以書質難於滉者凡三十餘牘而或有合者或有



不合者或有稱贊者或有勉戒者自是師友間切磋之義今綱等乃拈出其一條勉戒之語謂之說盡李珣病根有若李滉以此判斷李珣平生之學者然此其意急於誣珣而并與滉而誣之也豈不僭哉豈不痛哉若如綱言則朱子書中亦多有擬出張拭呂祖謙之病處而嚴加戒責張拭呂祖謙之責朱子亦不少遜果可以此病張呂而疑朱子乎綱等心在攻賢而無識悖言不成說話他盡類此亦不足辨也至於家釁二字雖以當時宋應旣之陰邪鄭汝立之凶賊搆虛捏無無所不有而猶不敢以此為誣今綱等創

做應旣汝立之所不能做者務欲突過於應旣汝立之上推其心術亦何所不至也先王造言之刑正為此輩而設也今 殿下若不以法罪之臣恐譎張之輩肆意撓舌凡所不悅輒加誣讒而莫之懲懼也其所謂成渾不奔國難云者出於李弘老之造讒成於鄭仁弘之搆捏而綱等襲用其論誠不欲掛諸齒牙也然亦有不可不辨者夫成渾處士也平日進退一以古人為律屢徵乃起禮遇非常然其義所不安則亦不以恩隆而少淹前後五入城門而立朝未滿數月以渾素所自處與夫朝廷所見待者言之誠古所



謂山野之臣也故其當 兩母后之喪渾與李珣俱  
居田里珣皆入赴而渾則不赴及當寇難方遭黨禍  
身在待命之中尤無徑進之義昔楊時尹焞在建炎  
板蕩之際君父播越道路而未嘗無召自至胡安國  
則再有召命而不惟不赴至或登道而引疾江萬里  
則身為大臣與賈似道不合而退後不赴難殉義於  
其鄉君子出處固不敢妄論而渾之所處亦必有其  
道矣至於 大駕西行之日未及出候於道傍則實  
出於事勢之使然而此弘老仁弘等讒構之本也其  
詳具下姑不盡舉嗚呼二賢道學深淺非鋼等之腹

所可窺測而至欲擬其高下尤豈非可駭之甚者乎  
蓋二賢道德之盛實為後學之所景慕而宗師者則  
秉彛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豈獨嶺南一道無好人  
哉脅勒一道遏抑其向善之心其風習已極可惡而  
又為之游辭欲以疑惑 上心其情尤極巧慘矣臣  
嘗推原從祀之請所由起則初非一二儒生之輕易  
發言實惟先輩長者之定論故崇禎乙亥館學儒生  
宋時瑩等始上五疏請以二賢從祀文廟則蔡振後  
亦率數十人上疏醜誣其言大抵類鋼而前後辨明  
之疏亦出於當時先輩張維趙翼等之所草定也其



略曰文成公臣李珣天姿極高穎悟絕世其在童年  
已有求道之志汎濫百家出入異教既而翻然反求  
一變至道知行兼進足目俱到其於道體精微固已  
洞徹無疑而規模宏遠體用完備恒以致君澤民繼  
往開來為己任寧學聖人而未至不肯自安於小成  
蓋深有得於程朱真路脉者也其見於著述者擊蒙  
要訣極切於學者日用功程而聖學輯要備盡帝王  
學問之要東湖問答可見明體適用之實而四端七  
情諸書足以斷諸儒未定之論其書具在可考而知  
也立朝以來多退少進晚被 宣廟殊眷當癸未之

變及受本兵訐謨密勿動合機宜 宣廟倚注彌重  
益為羣小所忌陰搆顯斥必欲置之不測幸賴 聖  
鑑洞昭邪正自別不幸無祿未克畢展所學有志之  
士至今痛恨文簡公臣成渾敦厚莊重篤學力行語  
默動靜一以小學家禮為準則操守之嚴不愧屋漏  
孝悌之行可通神明德器成就表裏如一故臣李珣  
每稱其篤實以為不可及早與臣李珣定交講廟切  
磋志同道合珣則出當世道而渾則屏處丘園雖迫  
於 恩命而時詣輦下然其雅志長在山野及癸未  
年間李珣為羣小所搆渾時在洛下上章伸辨遂為



一邊人所仇嫉初中李弘老之巧譖卒被鄭仁弘之醜詆使先王好賢之聖心不得保全始終又曰李珥之賢雖以振後輩無他可指之疵只舉其少時從事禪門之事為其瑕玷流俗庸下之見或有為此論者臣等請辨之禪家法雖曰異端然其論心說性實有清妙動人處故自昔真儒求道之初多流入於其中張橫渠程明道其著者也至於朱子則最甚焉年十五六卽有志於道未得其方求之釋氏至以高僧道謙為師沈溺不反者幾十年及年二十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然後大悟禪學之非延平與其

友羅博文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朱子集中亦自累陳少時學禪之事以戒學者夫儒釋邪正世之庸夫俗子猶能言之而程朱兩賢未免流入何也釋氏之說自有十分近理處才質高明者求道太切用心過銳易致流入勢固然矣李珥之事亦猶是也此在李珥責己之道宜有悔艾之心自後學觀之唯當取其悟後造詣之高以為師法豈可指其迷時汎濫之失議其疵累必若以此為累亦將並與朱子而攻之乎成渾被罪顛末想亦已經 聖聽大抵當辛卯年間黨禍大起一時號稱



名流者皆被流竄之禍成渾最為羣小所嫉而身在山野素有重名無以文致其罪及壬辰之變賊鋒漸逼成渾自念山野之臣方在議罪之中國雖有難無召命而徑進闕下於義未安昔齊國被兵王蠋退耕於野未嘗赴難及燕軍見逼乃始效死蓋在野之臣其義與在朝者不同耳若大駕西行當出謁路次以俟進退之命既而去邠之計決於一夕是日即渡臨津京城士夫亦未及知或有明曉詣闕而始覺者成渾居在坡山距官道二十餘里晚聞大駕已過蒼黃欲為退赴則江津阻絕亂兵塞路而

駕行已遠矣遂崎嶇跋涉於山峽之間因赴光海之所而旋詣行在蓋賊報初至不敢赴闕者固是成渾難進之本意而去邠之日未及迎駕實出於事勢之無可奈何非成渾之過也賊臣李弘老素嫉成渾宣廟過臨津問成渾家近遠弘老指近岸村舍曰即此是也宣廟曰然則何不來見弘老曰當此之時渠安肯來謁既而成渾自光海所駐處進謁行在所則弘老又進讒曰成渾之來為光海圖內禪也噫曾母之信子猶有投杼之感則况君臣之際豈能無動於累至之巧讒乎繼以鄭仁弘之誣搆成罪



案振後疏中所舉削奪 傳旨此則成於仁弘之譖  
者也自古賢人君子遭遇明主終為讒邪離間者何  
可勝道前代之事姑置勿論且如本朝文正公趙光  
祖受知 中廟期致堯舜之治旋被不測之禍至今  
為儒林之至痛文元公李彥迪以三朝宿德亦未免  
竄死遐荒此豈 中明二聖之意不過為奸人所搆  
耳若以一時被罪之故便為百世是非之斷案曰斯  
人也曾在 先朝被此罪名知臣莫如君也不可更  
稱其賢云則趙光祖李彥迪何以得與於斯文乎云  
云誠哉其言之也是非邪正之辨有若黑白之立見

則鋼等今日之所証皆已昭辨於此疏之中而况其  
疏中所陳直據當時耳目所及則其可考信尤非後  
人傳守踈漏者之比此臣之不欲更贅一二言而必  
舉其疏中辨証二條而仰陳者也 仁祖大王批教  
前則曰李珥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謗莫  
重從祀之禮決不可輕議矣此蓋 仁祖初未詳兩  
臣本末而然亦未嘗不以為善人也後則曰五賢從  
祀之請 先朝終不允許非輕儒賤道而然事體甚  
重故也此誠 仁祖詳察二臣道德之實故直以事  
體重大而引五賢之事而不即允許也今鋼等只舉



初疏之 批欲以誣 殿下豈不痛哉其時領議政  
尹昉右議政金尚容等聯劄陳辨左議政吳允謙大  
司憲趙翼相繼疏辨最為詳備玉堂儒臣亦上劄辨  
明而今不敢盡舉五道儒生亦上十五六疏以辨而  
聖批有曰兩人雖賢從祀之禮甚重不可輕議矣  
聖心所存若是昭揭今綱輩乃欲誣 殿下其他所  
誣可不辨而知矣意綱等之醜辱二賢不下於振後  
而今日公卿臺諫玉堂終無一言以辨則 殿下何  
由得聞二臣道德之實也無恠乎吾道之日替而邪  
說之肆行也至於 孝宗大王初年洪箴等又陳從

祀之請則 聖批必稱先賢未嘗有一毫貶辭而不  
知渠輩何所據而謂之嚴杜乎嗚呼環嶺南數千里  
非無有識之士不失好德之良心詔戒其子弟諭導  
其後生者而唯是恠鬼躁妄之輩實不知二賢之為  
如何而徒知攻擊二賢為私黨之快事故庚寅柳稷  
之投疏不得逞志則益懷忿恚之心至以貶斥二賢  
之事偽作 御批播示道內旋即發覺遂以伏法土  
風人心之壞亂有如此則無異乎綱等之無憚於為  
此也在昔舉國多士方以五賢從祀為請而惟仁弘  
分率嶺南一半之人力詆李彥迪李滉以抗公論今



鋼等聚數百之私黨肆誣李珣成渾而其論又祖仁  
弘臣實為嶺南恥之臣非不知鋼等之言雖至盈車  
元無所損於二賢道德之盛而抑所大恐者乙亥已  
丑之事具在人耳目實非久遠無徵之比猶且眩亂  
熒惑有至乎斯則渠必以為 殿下或有所未詳而  
敢肆然無忌耳安知異日眩惑尤有甚於此者乎茲  
敢不避煩縷略揭其槩而歷陳之伏乞 聖明諒臣  
此誠深究本末明示好惡使邪說不得行而士趣有  
定向則不但為斯文之幸其所以壽國脉而壯元氣  
者為如何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應 旨疏

伏以臣伏觀 聖上遇灾徹懼罪已求言凡在臣民  
孰不感動思盡其忠乎抑臣聞修省之道不在於虛  
文而在於實用如欲敬天弭灾則莫若君臣上下汲  
汲然各修其職以答譴告此古之人臣所以各執職  
事以諫者也臣以無似忝叨國子之任引避無路久  
此冒據請以臣之所職為 殿下規之夫學校教化  
之本也三代盛法姑舍勿論而只以當今養士之急  
務言之分教於四學外校而選陞於太學者蓋將為  
國家用也他日之登而為卿相下而為百執事者皆



出於此其所教而養者苟賢且才則國家之興可卜  
此而知也其所教而養者非賢與才則國家之替亦  
可卜此而知也必欲圖久安之治正宜先教養之本  
在昔 祖宗朝知其如是故或 親臨太學論經試  
藝或 召對齋儒講問所學拔尤獎才以勸一世或  
下勸學節目使之申明舉行或召師儒別爲勉諭或  
賜食物或遣中官問齋儒多少而仍 命製述其所  
待遇惓惓特優者良以治本之所在故也夫豈出於  
偶然而已哉至於文詞則誠小技耳似無大關於治  
道而猶且設上旬中旬終旬輪次取其優等或賜賞

格或賜畫數或 命直赴殿試其所獎勵之者亦云  
至矣未知此舉自何時寢止而至於上旬輪次則猶  
未之廢也自 殿下即位以來凡學校勸勉獎誘之  
舉幾乎盡廢矣古聖云學校之教本於人君躬行心  
得之餘豈 殿下典學之誠有所未至而其所以施  
諸學校者亦未免於日替也耶臣竊惜之上之教導  
者若是太踈故下之觀效者日就蕩然近來士習之  
浮薄士氣之委靡誠爲有識之所深歎而長慮以至  
齋任不肯守直諸生厭於居齋廟庭間然齋舍空虛  
目今留泮者只十餘人耳其在家者則雖聖廟有事



之時及朔望焚香春秋釋奠之日千呼萬喚終不肯  
來甚或執事之負有時不備噫諸生誦法孔子而其  
所以事先聖者如此則其他又何責焉誠可謂寒心  
也嗚呼教士之得失實係國家之興替而今日之規  
摸氣象如此則其驗可從而知也導率之本誠有望  
於 殿下之躬行而若其節目之間則臣請試就本  
館學令所謂學令者乃祖宗略加變通伏望 下  
命禮官酌定焉臣謹按學令曰每日學官齊坐引諸  
生行庭揖禮後上下齋上齋生進下齋幼學各抽一人講所讀  
書通者歲抄通考畫數合計於式年講畫臣今不知

此規廢於何年而竊計日講者只二人而已則雖逐  
日輪講如今似未着實且以一年所講之畫數合計  
於式年則揆之今日事情亦必有妨礙難行處臣之  
愚意欲望 朝廷許令學官每月四次通講上下齋  
諸生在家諸生願講者亦許而所講則以三經四書下齋之始  
及於此中只令別講輪回熟誦每次換易其所誦之卷  
若其通略之分則一從學令以貫通文義為主周易春秋  
餘不齋生多則或連日會講通一年所講為四十八  
次比及式年則三經四書幾乎三四輪誦矣每歲抄  
通考畫數自二十畫以上別書姓名入啓其中勤



業一年內輪誦經書而賞格高下則唯在上裁若  
次者則別為懸錄夫製述之規出於特命者則固非自下所敢陳請  
如月上旬輪次則自是應行之事而每以政府六曹館  
閣諸堂上有故逐年寢廢臣意當初設此出於勸獎  
本館輪次與兵曹都試參會諸官少無異同蓋以文  
武選才一體故也今都試則年年設行而輪次則全  
廢豈無跼文之譏乎考諸大典亦有有故則次日之  
文今後雖有故必令本館啓稟設行於無故之日  
要不出其月則有何寢廢之歎乎中旬終旬兩輪次  
今雖不得更設許令本館每月二次設場所出之題

則從學令之規每場出疑義賦表頌銘箴記中兩題  
策問則一道必於其日考次等第通一年所製為二  
十四次至歲抄通考畫數自十畫以上別書姓名入  
啓而賞格高下唯俟上裁則只此二事庶或少補  
於激勸之道矣然念講經製述各自異業若不時賜  
直赴殿試而只賜畫數而已則其在講經之儒固為  
優幸其在製述之儒則既無講業必至落莫而無興  
起之望矣議者必以直赴為不可輕施而抑臣愚意  
則設使逐年而有直赴之命大比之前所賜者不  
過三人耳祖宗朝頻命製述特賜直赴者一年之



內或至二人則今之歲賜一人何可慮其濫乎况臣之所請在於時賜乎且臣聞學校賜書乃是前代例恩而即今本館所藏不滿二三百卷凡師生所閱輒皆借之閭里於此亦可見朝廷不崇學校之一也伏乞 聖上特命禮曹印出八道所刊諸本以賜之俾資講讀且令校館每有印書輒以一本送于本館以為永久之式此外些細變通之端具申禮曹以為稟裁之地不敢盡煩章奏臣仍竊伏念今日 朝廷雖云乏人豈無一二文學之士老宿之儒可合教導之任者而臣以蒙學後進猥當臯比每對章甫輒自

心愧更何望講論切磋之益乎終必至於貽議一時而傳笑後世臣之一身廉恥固不足恤獨不念辱多士而累 聖朝哉伏乞 聖明察臣前後誠懇 亟許適免俾安徽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之所陳之言實是養士之至意予豈不留心焉且請議處之事當令該書稟處爾其勿辭盡誠察職

辭備局副提調疏

伏以臣猥陳愚見仰塞求言之 旨蓋欲因時循故以為修廢之漸若考其歸則猶不免程子月爭之譏自知涉於妄率無足採擇至如師儒之任尤是多士



之所望臣以蒙陋實難冒據於作新之日敢瀝肝膈  
冀蒙 恩免不意 聖慈過優不惟不許既納其言  
獎勉有加臣誠感激悚惕有以見 聖上察邇作士  
之盛意迥出前古而自愧微臣本非其人不足以上  
承 隆旨而下副輿論實惶實恐莫知所措且臣伏  
見備局 啓辭以臣差授副提調臣益不勝悶蹙之  
至夫拔諸下大夫之列周旋乎廊廟之上與聞宥密  
之政者豈不以其人言議謨猷有可裨補於可否之  
際耶臣本識慮淺短精力昏疲加以宿疾纏綿長委  
床席實無奔走供職之望此皆同朝之所共知者也

抑臣於此又有所慨然乎今日 朝廷之用人也臣  
聞凡人才分各自有限故古人以職事比之擔子能  
擔百斤可謂有力人矣若添一二斤則便不能起夫  
何故以其過於分限也昔程子以說書無判登聞再  
辭不受曰非用人之體夫何故蓋用人宜專而不宜  
貳也今以一職而專任一人責其成效猶懼難承况  
以一人而常兼數職才分有限職事多歧無理則力  
所不逮欲辭則 朝廷不許遂至於東奔西馳手脚  
俱忙左顧右盼觸事眩然雖平日負一時之重者莫  
不顛倒狼狽終不得做一事成寸效而在下者失望



傍觀者駭笑司法已以法議其罪矣用人之方豈宜如是惜才之道尤當念茲也以臣言之所叨本職已非閑漫雖不能一如學令舊規若欲盡舉臣疏所陳則一月之內殆無空日見管田政亦未完了文簿考准趁日方催顧此事勢雖有才智加臣百倍者更何餘力可以自效於籌謀之地乎此則實不為臣一身計也惟 殿下念之且臣伏聞廟堂方議賑政臣於前歲忝在諫職聞兩南飢民多死於方冬未賑之前竊以為內而當事諸臣外而按道之官苟能預為料理必無此患宜有規責以弔其後敢於 榻前以監

司罷職諸堂上推考為請蒙 允矣其後又聞全南監司李泰淵盡心賑飢民多蒙活故湖民不以其不救於冬前為怨而乃以臣劾去泰淵為怨至有咨嗟誚罵者云臣之論事不審輕重以致招民怨而失良吏宜伏妄言之辜今若猥參廟議同管賑事則必無以服湖南一道之民心而重得罪於 國家使臣雖無如右難堪之勢只此一事亦不敢冒進也明矣伏乞 聖慈察臣誠懇 亟命遣臣新授備局副提調之任以便公私臣無任懇迫祈祝之至  
辭備局賑廳堂上疏



伏以臣伏見禮曹判書洪命夏劄本其所陳辨皆是賑政之得失而若其緊要則專在於兩湖貢物之裁省而至以嶺南最少未知其故爲言臣以無能冒當賑事凡此咎責皆所自任誠不勝愧懼俟罪之至伏乞 聖明亟遣臣所帶備局賑廳之任仍治臣不職之罪以彰黜否之典抑臣於此竊有所慨然者請冒斧鉞畧明其一二今歲賑政盡用辛丑已行之例者蓋已稟定於 榻前則獨於裁省一事不可用辛丑之例云者果何義耶諸道凶荒固有輕重之殊 朝家賑濟亦有緩急之異而姑以藩臣狀聞見之無處

不荒無民不飢而謂之專力可救者嶺南而已云者何其不詳也其意以爲兩湖已行大同之法故歲凶而所收減縮則京司之所供給自當視此有減何復用裁省爲也若爾則嶺南亦然何者嶺南一道上納諸賦旣皆停留本道移作賑救之用而將自賑廳別具其數償之地部則其無關於裁省與兩湖均也何獨以兩湖爲言哉至於裁省之後省餘米數之多寡有異者嶺南貢物物種比兩湖未半兩湖得五則嶺南當得其二而今乃居三此豈不均而然耶當議減之時旣爲之面講又以文簿爲之徃復而初不肯與



之商論到今乃以未知其故等語斥之臣亦不知其故也命夏方管兩湖不欲以兩湖省餘之米移之賑廳以償他道之費其意固已偏而不周况復兩湖賑飢既無儲穀則終亦以此為兩湖救飢之用而猶不覺悟豈非思之不審乎凡所以省役於京司者皆欲以留賦於各道以賑飢民故省京司一石之米則救外方一民之命以此言之今日省餘之一粒何莫非飢民口吻中物而猶且謂之借移粟之名取用於不當用之地者何也此亦臣所未曉者也夫抵今日裁省異於古之所謂裁省古之裁省云者省去之使民

不納而已也今之裁省則國無蓄積出於無術只省各司之用度以其所餘移為減賦之償賑民之資其間曲折誠為細瑣苟且此則命夏之言是矣然若捨此則更無容手之處此誠當事諸臣合心一志集眾慮取長策夙宵馬勤勞焉思所以拯元元濟時艱之職分而各私所管各主已見不為明言顯爭於會議之際乃至退言追議於事過之後嗚呼今日果何等時而似此氣像可能有濟乎臣竊為 聖世太息而繼之以涕也臣本昏愚全昧時務重嬰危疾沉痾升年精神耗乏筋力憊盡實無當世之望惟此賑飢之



舉民命所係義不當自愛其一身之勞忘分冒出率爾承當或冀其贊成廟議圖報萬一矣卽此一事而臣之前所料者大相左矣若復循此以去荏苒時月直到來春民皆盡飢飢者盡死四方之奏日至而主宣惠者恤其費如此其他各衙門亦且云然而舉皆傍觀泛視只以賑恤之名委之生疎後進而責以救民之實則當此之時臣雖萬被誅戮何救於已死之赤子乎臣於前年蓋嘗妄論辛丑管賑者之誤臣今無一毫報效而自取其狼狽而已則得無自愧其心而爲人所笑乎臣於賑事決知其無補而徒戀 恩

寵苟焉冒據則實非愚臣初心之所自期亦豈 聖上所以任使之本意也茲於自列之章不避僭猥畢露衷悃干冒 威嚴臣罪萬死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乞削資級疏 甲辰

伏以臣昨赴備局之坐伏見修撰張善澂 啓請前吉州牧使任翰伯所授資級依故監司南銑例還奪事蒙 允且帝廟堂從今酌其所犯公私以定後式臣以同罪之人不敢與議震惕惶慄無所容措退伏惟念無狀小臣猥荷 先朝眷遇歲在戊戌從散班



擢授東萊府使臣雖至頑至愚其感激思報之心豈有量哉第其本性狷滯處事多不得宜又傷水土疾病猝劇道臣狀聞其病狀廟堂從而請罷蓋其在任未滿一期矣先大王憐臣病瘡特命叙授內職非常之恩優異之典實是前古所罕至今寸心感結欲言哽咽惟臣私義不得自安敢引崔慶昌南銑已行之例再䟽陳請則又爲之溫諭不許臣於此勢感情迫莫知所處微分所在又難頻瀆乃復公誦於朝紳之間乞補邊遠惡地以贖前罪既不能得而旋遭國哀私戚逮至聖朝蒙恩遽除諫官臣之

再三固辭者雖不敢明陳而實亦不安之心終不能釋不但爲承當之難而已也皦然一念耿耿未已乃者儒臣正議邦憲昭舉新犯之人已被罪罰則朝廷用法之嚴不可有所輕重先後於其間到此臣雖欲自掩苟冀其倖免亦不可得茲敢不避煩猥冒死自列伏乞聖明亟命攸司削臣濫授資級仍治臣罪與任翰伯一體施行則臣雖重被譴罰其甘如薺臣無任愧懼屏營之至

辭咸鏡監司䟽

伏以臣於前月十六日敢將危懇具䟽投呈於所居



忠州官即又起離前來聽候 處分適值潦水大漲  
道路濡滯涉險歷艱僅到驪州地則傷濕感暑腹脹  
猝劇上嘔下泄氣力綿綴不得已歇泊醫治呻吟少  
暇輒復舉首西望日俟 俞音卽者郵吏來報 批  
旨奉讀再三涕淚縱橫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東  
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况臣無狀自  
速大戾萬死難赦過蒙 聖慈哀憐寬貸旣免刑章  
又加拂拭乃以千里軍民之寄屬此一介負罪之身  
受 恩感激思赴湯火求之常理豈敢有飾詞辭榮  
之心哉第臣觸冒鈇鉞屢控不已者實有所大不安

於其心而益亦上關於朝家事體則又安得畏懼嘿  
嘿不爲之陳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臣本至庸極  
陋初無片善寸長可備驅使猥荷 聖上不世之遇  
數年之間擢置宰列濫越之虞非不自知貪戀榮寵  
辭之不力拜職數日竟陷重罪良由臣信不足以行  
已忠不足以事主廉不足以辭祿知不足以量力一  
朝債敗身蹈不測心悸骨寒凜凜駭慄惟當屏居杜  
門數誓念答以思懲艾之道豈可因此幸免遽忘其  
罪而圖利干澤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哉况又 朝廷  
四方之所共仰大夫衆民之所具瞻 朝廷之用賞



用罰大夫之有勞有罪遠外氓庶皆得聞知今臣所  
負者何等罪名所叨者何等職任刑賞顛倒瞻聆俱  
駭不惟臣之愧懼難安抑亦北關軍民必皆愕然不  
平於 朝廷舉措之謬矣至於監司爲任承流宣化  
專制一方事有可爲稟請施行州縣長吏得以黜陟  
如臣疵賤累重望輕已難自立於吏民之上設或出  
謀發慮盡合事宜褒善糾邪一出至公上必無以取  
信於 君父下必無以厭服於士夫徒爲此懼不能  
出一言以請於 朝發一令以責於縣則亦豈 聖  
上委寄之本意哉又其昏滯之性遇事迷昧繞以罪

戾上煩譴訶若於民事利病之要邊境緩急之際乖  
繆妄率又復如前則其所 貽朝廷之憂而爲北路  
之害者有非一時敗官之比 朝廷慎簡之道豈容  
再誤而小臣自處之義亦何敢徒幸蒙 恩不自量  
其分限况臣所引嫌避一事非臣創說於古亦有  
而古之君子有終不處者則臣之乞蒞已不爲無據  
而觀其氣色亦甚不佳臣旣負罪如彼有嫌如此而  
重任好爵昧然冒受則誠所謂貪利而無耻者臣雖  
庸陋何忍爲此抑臣又有所感慨於中者諺曰今世  
士大夫年少職卑則好義能讓年老職高則愛爵無



耻臣嘗病之臣蒙恩 兩朝得備侍從十有餘年前  
後犯罪獲譴非止一二間亦或有蒙被寬 恩特許  
宥免之時而畏罪思義不敢卽起供事者亦不止一  
二矣及今未老之年徒以名位猥高而遽萌愛爵無  
耻之念盡壞其平日區區之志則將何以自免於諍  
數而且益爲鄉里之所賤矣臣聞古語曰士大夫處  
身得失有關世道又曰進非爲恭退非忘恩今臣進  
退雖不敢慕效古人然其不敢安而不欲冒進者初  
非忘恩不恭喪失其心性而然實出於畏罪知耻之  
心而抑亦有關於 聖朝進禮退義之道則臣安得

不直陳情實祈哀乞恩於 天地父母之慈乎伏望  
聖明察臣陳述俱稽事理諒臣衷懇儘出切迫 亟  
命適臣新授職名俾臣退伏省愆安分畢命不勝大  
幸臣情迫勢蹙不避煩猥披露無餘狂愚之罪益無  
所逃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辭戶曹判書疏 已酉

伏以臣呈單請告上章乞免皆出於懇迫之情 恩  
批申諭催以祗事繼又宣 旨令臣入叅考官之列  
臣誠惶感震惕不敢退伏強病趨赴以承 聖眷然  
臣冒犯 天威屢煩祈請者不惟疾病疲茶無以陳



力實亦情勢艱難於在職蓋臣於近日一二事既  
參未議旋又奉行其始也亦嘗略陳異論之必起形  
勢之多礙 殿下斷然行之臣亦擔當不避若問安  
作之罪臣當爲首今者獻議大臣狼狽退去臣獨晏  
然仍冒其任夫豈私義之所敢出而公法之所可容  
者乎矧惟朝家欲省浮費 君相可否度支主之方  
講變通未有施行而諸司屬隸先懼失利公肆怒罵  
無所顧忌興訛造謗驚惑聽聞終至於朝議潰裂必  
沮後已臣雖不武亦有一端庶耻豈可受制小隸見  
繫手足而仍據官司之長乎臣之以疾爲辭只欲奉

身自退而不欲明言重損國體不意 聖慈過優不  
賜 允許諭令速出臣誠感激悶蹙不得不畢露衷  
悃於 宸旒之下又臣本以疎濶謬掌財柄方圓濶  
狹齟齬不合龜勉莅職已及半載遇事輒敗無一善  
狀其在黜幽之典亦宜早斥倘蒙 聖上哀矜加恕  
亟賜遫改本職臣雖極病劣便當趨走承 命遠近  
夷險以死爲期情迫義到言不知裁臣無任瞻 天  
望 聖哀祈懇祝惶懼埃罪之至

待罪疏 庚戌

伏以臣於前冬奉使而西也諸道營邑俱致資送之



物而全羅監司金澄更以豹裘一領見贖澄於臣爲  
少時親友知臣素無冬裘臣亦聞燕路寒凍異常不  
可無裘不復致思於辭受之節遽卽受之矣及聞近  
者章疏有舉澄私用豹皮者而其曰私用乃指其造  
裘而言云澄若私用不當用之物臣爲私受不當受  
之贖其罪與均在法難逭駭懼漸忍無所容措卽當  
歸身司敗以俟 嚴戮而適臣病滯鄉村委頓不能  
起動恐至淹遲敢先露章自列伏乞 聖明亟治臣  
罪以嚴國法臣無任惶悚戰灼之至

辭大司憲燕陳所懷疏 壬子

伏以臣猥將情懇頻瀆 宸嚴罪在僭越自知不赦  
乃於本月二十二日伏奉道臣傳諭 天慈寬假  
息批渙降至以調理已久從速上來爲 教臣跪讀  
感涕愧懼交至念臣前後章疏輒引私義屢煩陳述  
或者 聖上俯垂記錄以臣懇辭未必專在於疾病  
特下催召之旨使卽率職祗事則臣之惶感罔措又  
加一倍矣賤臣負累不安之義固所不敢一日自昧  
而至於今日之所切悶而懇迫者則疾病之實狀也  
臣以痼疾之人添得頭風經夏涉冬沉綿苦痛甚至  
瘡癰膿潰蔓延不已其他腹脹脅痛泄痢咳嗽疝逆



痰鬱惡心不寐等症迭相發作不輕旋重日增月劇  
若煎如熬氣力漸盡精神消亡心思荒忽耳目閉昏  
形貌幻變肢體枯削自量病勢難望久支來依丘墓  
之側惟俟死生之期或冀靜處潛伏少有將護之益  
苟非私情若是切急則何敢牢卧窮山違傲 恩命  
自速其不恭之誅哉仰戴 聖眷之隆俯思分義之  
嚴卽欲擔曳登程籲呼乞 息於京闕之下而顧此  
病狀難於起動如復強勉撼頓顛仆道路則有非  
聖上哀憐欲生之意茲冒萬死更暴衷悃伏乞 聖  
慈垂惻疾病之危俯納肝膈之懇亟遣臣職及燕帶

諸任仍許長暇俾臣任便居住安意調治少延殘喘  
瞻望雲天不勝祈幸抑臣又有區區所懷思欲一聞  
於 冕旒之前今若不言奄至溘然是臣終負 聖  
上乃敢昧死略陳臣竊念近日上下之疑阻極矣大  
臣之所陳白臺諫之所爭執無非憂愛之至誠臣救  
之格言而一切揮斥不少繹從或至於因其言而轉  
加層節雖皆出於一時喜怒之激發獨不念家國之  
大體乎古之人以人主譬之元首大臣譬之心腹臺  
諫譬之耳目矣今也以元首而自疑其心腹與耳目  
則將何以衛其身而保其安乎古之人以君臣譬之



父子矣今也以慈父而疑其子事事而疑之人人而疑之一舉足一發言皆至於見疑而抵罪則將何以盡其親而達其情乎向者李敏迪之疏本無深意而過疑於遣辭之際加之以威譴至今羣情爲之鬱抑矣近又李端夏以應製文字遽被拿鞫之命遠邇傳聞莫不駭歎尤爲聖朝惜之吊祭之文旣以隱卒爲義其所云云數句不過追叙往事以示威行恩施不替待遇之意而已雖其下字不帖語勢差重有何他意於其間必可鞫問而得情哉况端夏素服家訓立心不偏每誦大易包荒之義勉戒於朋儕之

間實同朝所共知也今乃以疑獲罪罪非其情則尤何以服人心而礪世教乎至如君臣契合不保終始前史之所深譏忠志之所共歎而亦未嘗聞契之以道義許之以知心有如宋浚吉之於當代而一言不概棄之如遺者也先之以疑而不察其言怒之在言而不求其心二十年賓師之遇一朝斥絕之而無難焉則不識殿下平日所以契遇乎浚吉者何事而所貴乎知心者亦何事也臣恐天下後世有以議殿下執德之不一也今浚吉以七十耆舊三朝儒賢終年危病朝夕待盡而殿下深怒而莫之恤羣



臣畏威而不以聞設或他日 聖心開悟追加悔恨  
將何及哉嗚呼自古君父不能盡其施於臣子者何  
嘗不出於疑疑之不已積之既久亦何所不至乎今  
日 國家之大患莫如上下之疑阻不惟上疑其下  
將無與共國事抑恐下亦疑上之致疑而不敢盡其  
心而措其身也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深察反省而  
亟改之使一國臣民咸仰 日月之更乎臣病昏氣  
短臨紙茫然不能明陳盡言惟 聖上之恕其罪而  
納其忠焉臣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請與朴世采同被罪罰疏 甲寅

伏以臣與故教官閔業為同姓而且有相識之分矣  
業之死其家送書問以變禮臣答以朴世采所言既  
據朱子定論似無可疑旋聞其孫慎代服其祖喪矣  
臣素昧禮學而妄答人家變禮之問固已有罪矣今  
者臺章峻發追論慎及世采而臣獨漏焉必以臣為  
昧禮妄答無足輕重而若論所犯則與世采均掩罪  
幸免臣亦耻之茲敢冒死自列於斧鉞之下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將臣負犯一體勘斷以正其敗倫誣  
賢之罪臣無任惶愧震慄之至

辭判中樞疏



伏以臣於五月二十三日伏奉道臣傳宣 聖批省  
疏具悉卿懇西樞乃是閑班雖有疾病別無奔走之  
勞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來察職者臣昨緣賤疾方  
苦迫於私情祈免 恩除逋慢之誅自知難逭乃蒙  
天慈廣覆既赦其罪加賜訓諭委曲丁寧其所以眷  
撫優容者至隆極厚臣捧戴感涕酬報無階惟當奔  
走承 命顛仆是期一身狼狽衆口譏謗更非所恤  
而第臣所患傷暑添劇委頓枕席奄奄有死生之憂  
既不得趨日登道又不可久稽 恩旨敢復瀝懇再  
瀆 宸嚴且臣疾病之外情勢甚盛臣之昨年被

論劾罪名極重以臣孤危之蹤見凌於人理所必至  
非敢自愛而然其陰搆顯斥有關於臣子倫義之大  
者則誠不可以歲月稍久而隱忍自安前春乞解之  
章所云思欲畢陳衷悃退填溝壑者實爲此也仰惟  
聖明亦或俯省臣若含痛抱枉終不自白於 天地  
父母之前則死且不瞑於泉壤茲用不避煩猥冒死  
披列乞伏邦憲竊念臣自八九年来宿疾沉痾實無  
陳力之望退伏山野苟延殘喘臣之情跡人孰不知  
只緣孤忠直前爲世所嫉乘時媒孽指摘多端彈射  
將發論議崢嶸雖欲冒沒自進誠以觸抵爲懼荏苒



之間又添一案畢竟席藁待刑之身反被僣蹇違傲  
之斥無非臣愚迷不省自陷不測此臣之罪也臣早  
蒙 國恩遭逢 四聖出入侍從躋躡列卿絲毫無  
裨釁咎百出被人詆斥無所不有而引前代之事  
擬諸奸邪之目追訾不忌僂辱太肆臣之受污固不  
足言而其所以傷 先王則哲之明累沒世不忘之  
德者爲如何哉非臣萬戮所可自贖此又臣之罪也  
臣於閔慎變禮之問初旣妄答則其罪與宋時烈朴  
世采本無異同陳章首實 曲賜寬賞至使舉劾之  
官追恨其見漏而發之章疏及今同罪者在籍而叙

復之榮獨及臣身受 恩偏厚省尤何安是誠古人  
所謂義之所不敢出者此又臣之罪也臣與宋時烈  
宋浚吉等俱有師友之義國人無不知者昔宋仁宗  
時尹洙與范仲淹友善仲淹以言事貶洙與余靖歐  
陽脩等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遂至坐貶  
我 宣祖朝儒臣成渾被劾大司憲黃慎等引其師  
生之義亦皆坐罷顧臣區區私義旣難自掩而公法  
之嚴從古如此况今浚吉已死而尚被追謫時烈耄  
老而亦幽梏棘則臣之獨免已是枉法又安得晏然  
復廁於薦紳之列乎議者非不知此而然非此亦無



以深入臣罪乃倡為不忍聞之說欲擠之無所容之地此又臣之罪也臣之罪狀言者既多有難歷數而只此數者俱係大戾得逭刑章已為過優不意 聖上念舊推恩拯之坑陷之中置諸氈席之上臣雖冥頑亦有心腸寧不知感然念貪戀爵祿人臣之大戒砥礪名義有國之先務臣之所以徊徨瞻顧而不敢徑進者亦 聖主之所宜垂察而加憐也抑臣又有所大不安於心而不可終嘿者臣於少時聞尹鑄之名與之交游情義寢篤期許亦深薦聞於 孝廟以為必可大用由是 孝廟特加招延之禮一時卿宰

如李厚源金益熙李一相金佐明諸人無不為之駭斥臣之論辨於 筵席之上章劄之間者亦非一二矣其後禮論之發鑄乃於所講之外多用危險之語一世譁然皆以包藏禍心目之臣獨明其必不至此及鑄夤緣 盛際驟蒙拔擢釋布衣秉國政臣雖遠跡朝端耳目不及時事而竊聽國人之言咸以為鑄敢恃 恩禮寵遇之盛得逞夸肆諛佞之態挾其縱恣無忌之勢濟以患得患失之心出諸口者率多悖倫而蔑義施諸事者無非病國而害民其他擅弄威福必報恩怨貪饕貨利都喪廉恥者亦不可一二計



遠近喧傳一辭咎臣曰誰為薦進此人者臣愕然失圖戚焉內疚以臣之向時所期許者夷考其今日之所為則前後相反判若二人臣自愧其昏蔽之見不能深察其隱微之地既以自誤又以上誤君父追惟莫及心膽俱墜他日地下將何顏面歸拜於孝廟亦何辭自解於諸臣乎臣罪至此而益無所逃矣臣以疾病之身衰暮之年叨荷恩慈備負散班時因次對得瞻天顏少伸犬馬之戀豈非至願哉願以負犯實大分義有限屏伏空山甘忍窮餓區區衷赤天日昭臨而進誚退謗無適非罪臣誠呼號跼

踏莫知措身之所伏惟聖上天地父母哀臣感迫之情察臣危苦之辭亟命適臣職名論臣罪狀雖被鈇鉞其甘如薺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陳情疏與季氏聯名 庚申

伏以臣等有惶感情勢不敢自安於薦紳之後不得  
不冒昧煩籲於宸嚴之下故知中樞府事臣許潛  
乃臣母之外祖於臣等為外曾祖也少以賢良薦進  
壬辰倭寇徒步扈駕効力於搶攘之際十年之間  
轉陞資憲階皆出睿獎累典州郡治常為第一選  
錄清白吏卒官松都留守此其平生行蹟之大略而



實是 宣祖朝聞人也不幸今者凶賊之臣出於後  
裔諫官緣此論劾追削其已賜之謚臣等戚焉疚心  
歷日靡定竊念其時備嘗艱險忠勞茂著秩視卿宰  
法應易名則常調之斥已非實蹟僭越之論又違  
國典况其後裔之為妖為孽亦豈既骨之人所可知  
者哉既削初謚且防後請終至坐此而不得蒙節惠  
之彝章則幽明之間寧不寃甚臣等既是外支孫屬  
則視其祖負枉莫白而獨自晏然寧有是理哉竊揆  
私義已極不安其在公體亦宜屏俟而適當討逆之  
日又不敢退伏私室臣等之情勢尤極狼狽伏乞

聖上特垂諒察亟 命遶免臣等之職俾得少伸其

區區之私臣等無任惶隕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日允從

臺啓蓋由於未詳曲折之如許而然也卿等有不安之事乎疏辭如此當令大臣稟處卿等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因灾乞免劄

伏以比者星文示警 聖心祗畏渙發 德音求助  
臣鄰招延詢訪夜分始罷其恐懼修省之意懇惻勤  
切有足以感天心而懷小民者臣以無似適於斯際  
猥當輔弼之任顧無一言一計可以仰塞咨諏少裨  
塵露臣誠惶愧無以自措竊伏惟念我 聖上生知



天縱德性純備聰明無所不照聽斷未或少倦戒禁  
侈汰修明紀綱此固帝王之盛節為國之要道似無  
可議於其間而然臣聞之有餘者易過不足者多偏  
亦理之常古之人所以自治治人者未嘗不存省于  
此區區憂愛之誠不能無望於 聖上之慮偏防過  
以求臻乎中正之極向臣所陳明無不照存大體略  
小節者恐明睿或過而流於好察辨急之弊政無不  
勤懋誠實持恒久者恐勤勞太過而致有進銳退速  
之患斥奢雖嚴而財用不節則未免同歸於侈也紀  
綱宜修而是非不公則終亦不能自張也昏愚之見

有在於是而疾病之餘精神短乏不能明陳於咫尺  
之前退伏私室耿耿未已茲因書進之 命更以本  
意略加推衍以備 睿覽抑臣於此重有所感慨於  
中者惟我 聖上冲年嗣服思光前烈求治太急付  
託匪人變生肘腋幾危 宗社瞿然改圖討罪誅亂  
收招耆耆更新政化中外民庶莫不拭目以俟太平  
之期除舊布新正惟其時安知天意欲使我 聖上  
大警動大振作以之維新我 邦命耶誠願 聖上  
懲前毖後居安而思危處易而思難作事必謀於始  
用人必審於初賞必無僭刑必無濫惜官爵以為礪



世之用獎名節以為扶教之本母主其先入母係於  
偏私秉心如日月畜德如天地期致商周之治大慰  
臣民之望臣誠不勝瞻仰祝聖之切仍念臣叨冒匪  
據已及半年識昧慮短無一建白加以宿疾轉劇心  
思憤亂視聽俱愆實無自力之勢祗速焉用之誚伏  
乞 聖明亟循故事先賜策免以答天譴公私萬幸  
取 進止 答曰省劉具悉卿懇前以修省之道面陳  
於榻前繼進章續縷誠誨無非格言至  
論深用感歎如有所得而益可見眷眷憂愛之丹  
忱也予雖不敏如有所不置左右留心省察焉今茲上  
天之示警宜在於寡昧之否德於卿有何引咎  
之理乎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論 大王大妃服制劄

伏以臣昨承 下詢妄陳禮議自知其於古無稽及  
見儒臣 啓辭皆有援據實所愧服而然臣愚意猶  
有所未盡釋然者敢復陳列以備採擇臣聞古之喪  
禮適婦為大功適孫婦為小功適曾孫婦無服其降  
殺之節自當如此而今則後人改補以適婦為期則  
適孫婦適曾孫婦雖至漸殺亦可得為大功小功矣  
然此出於義起不敢質言儒臣 啓辭有曰有適婦  
無適孫婦此則恐不然惟我 大行王妃齊體 至  
尊承事 宗廟為一國臣民之母則其不當以士庶  
禮一概也明矣况士庶之家同變之人亦得服總則



今 大行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殿爲 聖孫之配  
躬 三朝之禮盡一國之養及其 昇遐反同袒免  
之親此豈情理之所安哉臣愚以爲雖引同變之義  
得爲三月之制猶賢乎已也 國朝典禮頗有不承  
於古而損益參酌自爲一代之制者不一而足今臣  
所言亦不可謂全無所據伏乞 聖明更詢於知禮  
者參以情理定爲一代之禮亦或一道臣素昧禮經  
妄以臆見仰瀆 宸嚴不勝惶愧之至取 進止  
請大行王妃練祥禫一從禮經劄  
伏以喪制之以日易月出於後代短喪之意惟我

國朝一從禮經洗滌千古之陋庶幾無愧於三代矣  
第念杖朞十五月之制有練有祥有禫通喪之外服  
之最重莫此若也古人至有稱爲三年者而今於  
大行王妃之喪 殿下服制雖以杖朞議定至於除  
服之節則猶用短喪之制名實謬戾情文乖舛以禮  
言之練祥將無所施而幾於不成喪矣以情言之日  
月無幾 仙寢未冷而遽先卽言無以寓其致哀之  
義矣竊惟我 大行王妃齊體 至尊共承 宗社  
及此 昇遐之日臣民之所以若喪妣 殿下之所  
以不絕朞者當極其必誠信勿之有悔之道矣豈可



舍古禮而從短喪之餘論乎臣愚以爲 聖上今日  
之禮臨喪則用衰服視事則用素服 侍奉 兩慈  
殿則用微言之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禫皆如禮經以盡情文方可以復古之正而垂法  
於後矣伏乞 聖上更命禮官博詢裁處不勝幸甚  
取 進止

請免田稅且停功臣碑後劄 壬戌

伏以田之下稅每一結豆四斗乃是法例收米則諸  
道所納雖有不同而一結十餘斗亦是見行之式不  
幸歲歉如有蠲減之議則輒就收米中減其二三斗

都計有司所減則以千萬數不可謂不多而戶首督  
令於民間升合而收斂之自一戶視之未見其毫分  
之損又其中間侵擾花消之弊反甚於不減之時矣  
今年諸道被災曾所罕有而旱田最甚臺官筵臣之  
所 啓邑宰道臣之所請皆欲並給田災而該曹慮  
其混雜只許量減稅豆就四斗之中所減幾半則比  
之前日之減米似若便益然民間事狀如上所陳其  
無實惠亦必如減米之時臣之愚意以爲朝家旣知  
諸道旱田被災最甚則必須盡免其稅方爲實惠可  
以掃除許多細瑣之疵弊矣今雖盡免四斗稅豆尚



有十餘斗收米苟以一結所出言之不過三四分而減其一而已實不若給災之盡免豆與米也惟以既納之後豆米之用所司各異故地部二視之不欲全減於豆持疑而不能決以朝家大體論之豈可拘牽於彼此出納之間哉况今太倉餘儲之豆可支數年尤不宜吝嗇於救民之際也伏乞 聖上特加裁量溲發 德音以慰窮民且念歲飢如此舍置百務惟以蠲役議賑為惡雖如練兵等事亦皆停廢則朝家之軫恤疲氓可謂至矣今乃以功臣墓碑之後許令調發數邑滿千之民其裹糧往來應費三四日子恰

則鋼等今日之所証皆已昭辨於此疏之中而况其疏中所陳直據當時耳目所及則其可考信尤非後人傳守踈漏者之比此臣之不欲更贅一二言而必舉其疏中辨証二條而仰陳者也 仁祖大王批教前則曰李珥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謗莫重從祀之禮決不可輕議矣此蓋 仁祖初未詳兩臣本末而然亦未嘗不以為善人也後則曰五賢從祀之請 先朝終不允許非輕儒賤道而然事體甚重故也此誠 仁祖詳察二臣道德之實故直以事體重大而引五賢之事而不即允許也今鋼等只舉



初疏之 批欲以誣 殿下豈不痛哉其時領議政  
尹昉右議政金尚容等聯劄陳辨左議政吳允謙大  
司憲趙翼相繼疏辨最為詳備玉堂儒臣亦上劄辨  
明而今不敢盡舉五道儒生亦上十五六疏以辨而  
聖批有曰兩人雖賢從祀之禮甚重不可輕議矣  
聖心所存若是昭揭今綱輩乃欲誣 殿下其他所  
誣可不辨而知矣竇綱等之醜辱二賢不下於振後  
而今日公卿臺諫玉堂終無一言以辨則 殿下何  
由得聞二臣道德之實也無恠乎吾道之日替而邪  
說之肆行也至於 孝宗大王初年洪箴等又陳從

欲引年尚且未逾六十况其追先帝報陛下之義雪  
誣枉盡誠禮之 恩又豈伯成等所遭之比哉臣亦  
以為 殿下苟以與共國事之怠勤懇招徠則必無  
不至之理伏惟 聖上留神裁處焉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老峯先生文集

卷之四



